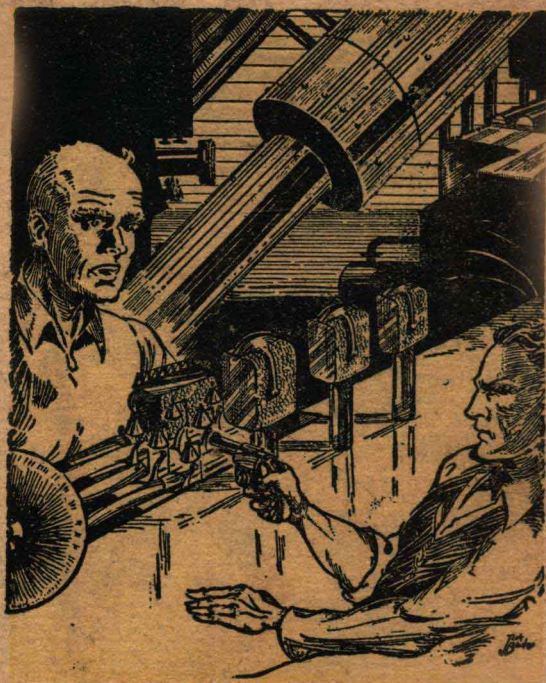


# 青年讀物叢刊

顧均正著

## 和平的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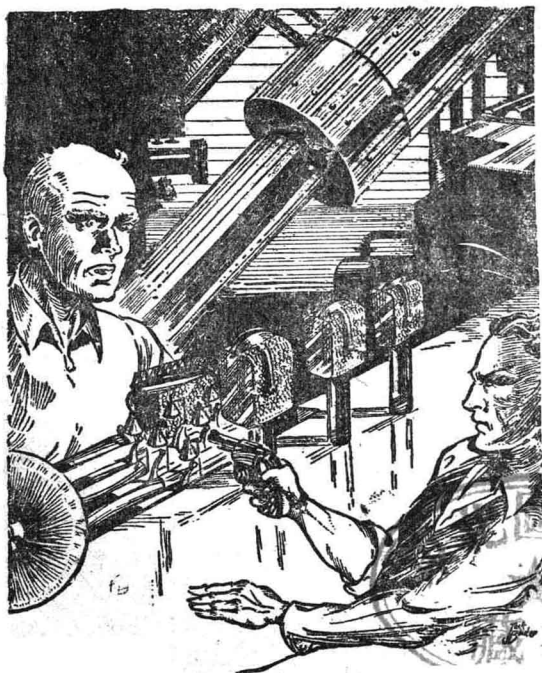


文化生活出版社



顧均正：科學小說

# 和平的夢



版初訂改月八年五卅國民華中

元三價定

人行發  
林文吳

所行發  
社版出活生化文

號八弄一路鹿鉅海上  
號八十七街南湖口漢  
號五四一路國民慶重

刊叢物讀年青

種一第輯甲

# 夢的平和

著正均顧

印翻許不。有所權版

## 序

自八一三中日戰爭發生後，威爾斯（H.G. Wells）的未來世界（The Shape of Things to Come）曾經傳誦一時。大家喜歡這書，並不是沒有理由的。

威爾斯在一九三四年就寫成了這冊歷史的預言，他斷定中日戰事的必不可免，而且戰事發展到漢口陷落以後，就會形成一個相持的局面，這局面長期地拖下去，必使淪陷區域中田園荒蕪，農作歉收，從而發生了廣大的饑饉與瘟疫，終至使戰事無法繼續。這些話在戰事發生的初期就已應驗了一大半，到了現在，更可以說是十不離九。威爾斯不是神仙，他的預言爲什麼會這樣的準確呢？一半是由於他那豐富的想像，一半是由於他那科學的頭腦。

威爾斯是以寫科學小說著名的，由於這書引起了興味，我很想讀讀他所寫的科學

小說。可是我所常常去借書的那個圖書館一半給炮火焚燬了，一半給搬場搬失了，我所能借到的，只有一冊英日對譯的短篇小說選，在這選集中只有寥寥的五六篇，實在不能壓足我貪饕的慾望。威爾斯的小說，向沒有翻版本，原版西書的價錢是太貴了，不得已而求其次，我開始去買專載科學小說的雜誌來讀。

科學小說 (Science Fiction) 之有專門雜誌，在美國，實創始於一九二六年根斯巴克 (Gernsback, Hugo) 的驚異故事 (Amazing Stories)，其後同樣的雜誌此起彼仆，到現在共有十餘種之多，就我最近所見到而尚能記得起的，就有下列五種：

Amazing Stories (月刊)

Thrilling Wonder Stories (兩月刊)

Marvels—Science Stories (兩月刊)

Science Fiction (兩月刊)

Dynamic Science Stories (兩月刊)

對於此種雜誌，我在七八年前就會加以注意，當時總覺得其中空想的成分太多，科學的成分太少。即以威爾斯的隱身術（The Invisible Man）而論，究竟那個隱身的人何以能夠隱身，卻只有假定的事實而沒有科學的根據，結果我們只能把牠當西遊記，封神榜看，稱之爲科學小說，實在是名不符實的。這樣一想，我對於科學小說的熱望就冷了下去。

最近從新翻閱那一類雜誌，卻又發生另一種感想。我覺得現在的科學小說寫得不好，是一個問題，科學小說值不值得寫是另一個問題。這情形正像連環圖畫一樣，現在的連環圖畫編得好不好是一個問題，而連環圖畫值不值得提倡是另一個問題。在美國，科學小說差不多已能追蹤偵探小說的地位，無論在書本上，在銀幕上，在無線電中，都一樣地受大眾的歡迎。讀者想還記得，在一年以前，報載美國紐約的某無線電台，爲了播送威爾斯的關於未來戰爭的科學小說，致使全城騷動，紛紛向鄉間避難嗎？這很足以說明科學小說入人之深，也不下於純文藝作品。那末我們能不能，並且要不要利用這一類小

說來多裝一點科學的東西，以作普及科學教育的一助呢？

我想這工作是可能的，而且是值得嘗試的。

本集中所選的三篇小說，便是我嘗試的結果。

「和平的夢」是可能性最大的一篇。用無線電來作羣衆催眠，現在雖然還沒有實現，但是牠的希望是極大的。當然像故事中的那種催眠效果也許是誇張得過分了一點，可是強力的暗示，卻確能使人發生一種不自知的信仰。有一位心理學家曾經說過，希特勒的演講，暗示的力量遠勝於他以理折服人的力量，這話大概是可靠的。所謂近朱則赤，近墨則黑，凡觀念習慣之受暗示而轉變同化，都是不自覺的。最近報載，香港和菲律賓等地，都接到一種不知名的怪電台的播音。●這可說是將來祕密的催眠式的電波戰的先聲。至於故事的後半，述及無線電定向的方法，完全根據着現代的科學事實，並且是早經實踐了的。

「倫敦奇疫」的主題在利用一種人造的觸媒，使空氣中所含的氧，氮和水在常溫



常壓下化合而成爲硝酸。這理想的本身，並沒有與現代科學發生矛盾的地方。本來，在自然界中，由於電閃的作用，空氣中的氧、氮和水，事實上確在化合而成硝酸。據科學家的估計，這樣產生的硝酸，每年有一萬萬噸之多。這許多的硝酸，都隨雨水而滲入土中，爲土壤中氮肥料的重要來源。本故事中的人造觸媒，雖然我們現在還不能造成，但是等到催化作用（即觸媒作用）的研究進步了以後，合成這樣的物質是大有可能的。並且這理想的出發點是在葉綠素的光合作用，葉綠素光合作用既爲一種科學的事實，可見我們這人造觸媒也不完全是空中樓閣了。但是故事顯然有一個缺點，極不合理，那就是硝酸是極容易檢查出來的，照故事中的敘述，好像對於這所謂的「奇疫」連幾個博士專家都弄得手足無措，實不合情理，甚至也可以說不合科學。然而我想，這決不會是有毒的，牠只是故事結構上的缺點，並不是介紹一種僞科學，使人誤解了什麼。當這一篇故事在雜誌上發表的時候，我特地在臨了附列幾個問題，想叫讀者在讀完以後，參考化學書籍來回答，以作進一步的理解！其中的一個是：「這是一篇小說，當然有許多想像的地方，不合科

學，你能不能把牠們一一指點出來？」其實這幾個問題是多餘的，尤其是上述的問題，反而使讀者發生了懷疑，以為其中全是胡說八道，含有毒素，在這個集子裏，我索性把牠刪去了。

『在北極底下』是一篇涉及磁性理論的故事，這篇故事的主要結構雖然已為現代科學所否認，卻仍有其歷史的價值。因為在南北極探險未成功以前，科學家確會有這樣的假說的。故事中對於若干想像的地方，已都加有注釋，當不致再被誤會，所以在這裏不一一指明了。磁學是物理學中進展得最緩慢的一個部門，讀者若能因這篇故事而引起研究磁學的興趣，那就是作者意外的報酬。

書中主人翁，都非實有其人，如有引證實在的科學家的時候，一律附註原名，以示區別。

寫好這篇序文，覺得科學小說這園地，實有開墾的可能與必要，只是其中荆棘遍地，工作十分艱巨。尤其是科學小說中的那種空想成分怎樣不被誤解，實是一個重大的問

# 題，希望愛好科學的同志大家來努力！

一九三九年十月作者誌

●（一九三九年九月廿六日上海某報所載港通訊）據港非航業界消息，最近菲律賓無線電專家

發覺無線電台訊號，因受某種神祕電力之阻礙，時時發生中斷，致使無線電機遭受影響。查最初發覺無線電被隔斷，係遠在六個月前，當時正為德國吞併捷克，歐局緊張之際。惟自歐戰爆發之後，無線電力即更頻受阻礙，此種情形，非但影響當地無線電台之播音，而在商業消息傳達上，亦發生極不良之影響。據專家之研究，無線電波斷隔之原因，係受一種巨大電波所壓制，故在被隔斷時往往發出喧亂之聲響。一般推測，此巨大電力台必係設立於歐洲某處，而此種怪現象之發生，尙屬於無線電發明以來之第一次，因此各方均極爲驚訝。查日前本港無線電台亦曾一度被怪電浪騷擾，電音被截斷或擾亂者甚多，居民所裝置之無線電收音機，均有怪異之聲浪發出。郵務當局發覺後，已嚴密偵查怪電浪之來源，以便設法應付，至今尙未有結果。

# 目次

## 序

### 和平的夢

.....一

催眠術的原理——催眠術的實驗——催眠術的功用——無線電波的特性

狀——無線電定向法

### 倫敦奇疫

.....四七

觸媒及其功用——接觸作用的解釋

### 在北極底下

.....八五

北極星與夜航的關係——磁北極的位置——地磁成因的諸說——世界

上最强的永久磁鐵——磁性由來的解釋——鐵磁性順磁性與反磁性

## 和平的夢

夏恩·馬林跨下火車，踏着華盛頓的泥土，緊張的心緒就突然寬弛，像鬆散了的發條一樣。他回來了，他終於逃出敵人的國土而回到祖國來了。

夏恩覺得像在吻着大地，他所容易再見的祖國的大地。他的粗獷而勇武的面孔上浮起一種快感，藍色的眼睛裏興奮地發着光。他急忙忙向最近的街車的停車處跑去。

「國務院大廈！」他招呼道。

車子在華盛頓街道上馳去，沿途十足表現出戰時的景象。夏恩想，停一會見到部長愛勒孟·海爾時，一定會使他吃驚不止。他轉念到這裏，臉上露出得意的笑容。他知道海爾早已當他殉國了。

因為自從海爾派夏恩到極東帝國的京城裏去作危險的間諜工作以來，他始終沒

有機會來向部長通過一次情報，而海爾對於這個年青的秘密工作人員的遠行，本來就覺得極少生還的希望。

「這次美國與極東帝國間的戰爭，海爾曾經嚴肅地告訴過夏恩，『已經犧牲了我們許多能幹的間諜人員。那些極東人，他們對於間諜的警戒，真是無微不至。我恐怕你此去也是凶多吉少的，夏恩。』

『不過我還是要你去走一遭。我們知道，極東國正在設計着某種新的武器。我們必須要得到更詳細的情報。這就是你此去的任務。現在極東人雖然節節敗退，離崩潰之期不遠，可是他們如果真的突然應用了一種預料不到的武器，也不難轉敗爲勝。夏恩，如果力之所及，你就得在那邊努力搜集這一方面的情報。』

那還是三個月以前的事——在這三個月中，夏恩·馬林在極東帝國的京城裏，喬裝了中立國的旅行者，冒着極大的危險去刺探他們所設計的新武器的消息。

他雖然多方刺探，可是對於這新武器的性狀與效能，終於無法獲得確切的情報。但

是他已經知道使用這武器的人是誰，並且知道使用的日期已迫在眼前了。也許現在已經在開始使用！爲了這個原因，夏恩就不得不急忙趕回美國來警告國人。

汽車突然停止，這才打斷了夏恩的親切的回想。

『開不過去了，先生，』汽車夫告訴他說。

夏恩馬上明白了這理由。他跳下汽車，只見幾千的市民從下一條街——本雪爾凡尼亞路上游行過，在向國會議事廳那方面走去。他們嘴裏喊着口號，手裏拿着旗幟，其氣勢之盛，真叫人認識羣衆力量的偉大。夏恩·馬林懷疑地讀着旗幟上的標語。

『與極東國友人停戰！』一個旗幟上這樣寫着。另一個是『極東國是我們的好朋友——我們應不惜任何代價以取得兩國間的和平，』還有一面旗幟上寫着『極東國要求我們南部的邊界，是公平的。我們應該接受我們的戰爭是沒有名義的。』

『見鬼！』夏恩·馬林摸不着頭路地說。『我是在做夢嗎？美國人的愛國心，在戰時會這樣低落的嗎！』

『那裏的話？』車夫蠻狠狠地說。『現在國人大家知道，極東國要同我們做朋友，所以我們必須停止這次瘋狂的戰爭。』

『極東國要和我們做朋友嗎？』夏恩駭異地大聲說。『那一個王八蛋告訴你這樣的話。誰都知道極東國挑起這次的戰爭，他們要奪我們南部的土地，不經宣戰，就突然打了過來。他們是歷史上最殘暴的侵略者！』

『不，』車夫搖着頭回答說。『我想極東國懷着好意，而且大多數人的意見都是這樣，我們總不應該和友好的國家發生戰爭。』

『你這個賣國賊！』夏恩·馬林咆哮地說。他耐不住性子，揪住了車夫的臂膀向外拖，就把車夫從座位裏一直拖到街上。這麼一來，車夫也頓時動怒了，他一立定身子，就向夏恩撲來。

但是夏恩急急向左旁一閃，車夫就撲了個空，望地上拍達的一交，把膝骨猛碰在地面上，怎麼也爬不起來了。



「在游行的這批賣國賊，也都該受到這樣的懲罰！」夏恩·馬林氣憤地說，他的眼裏冒着火。

他跨着大步望前面跑。那個主張和平的游行隊伍，還是噪雜地在本雪爾凡尼亞路上蠕動着，揚着反戰的旗幟，要求國會立即對極東國停戰，並且接受他們的正當要求。

夏恩真有點莫名其妙。在三月以前，當他離開美國的時候，凡屬美國國民，沒有一個不懷着熱烈的抗戰的情緒。極東人的無理要求，不宣而戰，和虐殺無辜人民，已激起了全國民衆抗戰到底的決心。

美國人在第一次受到敵人的可怕的空襲時，就已抱定了這樣的決心。現在戰爭的形勢，已有利於美國，極東國的覆滅之期，簡直是可以計日而待，可是美國民衆却反而在這時候突然庇護起極東國來，這真叫夏恩不能相信。不過事實擺在眼前，無法否認，大家都認這次戰爭是沒有意義的，而極東國還是他們的朋友。

在國會議事廳外，擠聚着無數反戰的人，把街道塞得水洩不通。人聲鼎沸，秩序紛亂。

夏恩不得不排開衆人，自己擠出一條路來。穿着黃褐色軍服的兵士，槍口上裝了刺刀，在把示威的羣衆逼向後退。但是羣衆的吶喊聲，却還是壓不下去。他們高呼『停戰』的口號，並且竟以『不停戰就暴動』這話來威脅國會。

在國務院大廈前是比較冷靜得多了。夏恩·馬林頭髮蓬亂，氣喘喘地跑進靜寂的大廳，走到一間小辦公室中，正遇着他的部長愛勒孟·海爾。

『夏恩！』海爾馬上站起來招呼他。他的嚴肅的傲慢的臉上顯出愉快的神情。他握住了這年青人的手。『天哪，我真想不到我們竟有再見的一天！我是多麼高興啊！』

『可不是麼，我也在這樣想呢。』夏恩·馬林說。他的藍色的眼睛閃着光。『部長，我在極東帝國不會得到滿意的成績。我沒有找到那秘密的新兵器的性能，但也並不是毫無所得。』

『我發現極東國心理學家卡爾·李谷爾是這新兵器的發明者。我去會見李谷爾，冒稱是某中立國的心理學同志，想乘機去探聽些新兵器的消息。但是結果却一無所得。』

李谷爾是個機警而精明的傢伙，在他實驗室的四周都有極東人防衛着。」

夏恩繼續說下去時，語調漸漸加重。

「在三禮拜以前，李谷爾突然失蹤了！我知道他是秘密地跑到美國來的，據我想來，他早已到了美國，只知道他躲在什麼地方。他所發明的新兵器，也許已經在應用了。所以我們現在最重要的工作，是把他的居處調查出來。」

夏恩氣喘喘說完了這報告，却發現愛勒孟·海爾並不怎麼激動，只是隨便地點了點頭。

「你辦得很好，夏恩，」部長漠然地說。「不過現在，對於李谷爾的居處和兵器，已沒有調查的必要。因為，也許在最近幾天中，國會就要順應民衆的壓力，而與敵人講和，並承認極東人佔領南美的要求。」

夏恩破口大罵。「那些高唱和平的賣國賊！我在街上看見他們——他們難道沒有明白，我們已經把極東人打敗？要是我們現在去承認他們的要求，不是把我們現在的勝

利和國家的前途，一同拋棄了嗎？極東人用了怎樣惡毒的宣傳，把我國的民衆哄騙到這個樣子呢？

『他們並沒有被哄騙，夏恩，愛勒孟·海爾糾正了他的話。『他們只是見到了真理——我們這次和極東人的戰爭本來是不應該發生的，引起戰爭是我們自己的不是，而極東人所希望的只是和平和親善。』

夏恩·馬林十分驚駭。他睜眼望着他的部長，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這是什麼話，你難道也和那種瘋狂的和平主義者一般見識麼？』他愕然地說。

『這並不是瘋狂！』愛勒孟·海爾嚴正地說。『我相信，極東國的確誠意和我們親善，而錯處完全在我們。』

『你不能這樣說！』夏恩感歎地說。『你當然知道，極東人首先挑起了這次的戰爭，而戰爭的起因，無非爲了我們沒有答應他們佔據南美的要求。』

『他們的要求是公平的，』海爾說得非常堅決。『極東人在南美將是我們最好的

朋友。」

『你不是給那種瘋狂的宣傳所愚弄，』夏恩·馬林憤憤地說，『就是已受了敵人的賄賂。』

愛勒孟·海爾跳了起來，惡狠狠地大有動武的樣子。

『滾出去！』他咆哮了。『你已經解職——你是個戰爭狂的呆子，你要使美國同一個友好的國家作無意義的鬥爭。你把委任狀繳出來。』

夏恩把委任狀從衣袋裏摸出來，氣憤憤地擲在地上。

『拿去！』他冒火地說。『如果你也像一般人一樣，主張與極東人親善，我也不願意在你的部下幹下去了！』

他奔出辦公室，滿肚子是火，他恨着變了心的部長，也恨着一切背叛祖國，主張與極東人親善的人。

夏恩覺得這世界顛倒了。愛勒孟·海爾在美國是個出名的愛國分子，他為祖國奔

走，已耗了大半生的心血，可是現在却變成個賣國賊了！

夏恩·馬林回到他的老家，坐着默想當前的問題。是怎樣一種可怕的宣傳，把幾百萬的美國人全變成這個樣子？他真想像不出。

他把無線電收音機開了，旋到一處正在報告新聞的電台。在報告員的那種煽動的聲調裏，透露出許多難於相信的消息。

『——對極東親善的大風波，自從前幾天發生了以後，繼續有高漲的趨勢。今天紐約有一隊兵士爲反戰的羣衆所襲擊。後來由地方當局派了一聯隊的兵士來彈壓，風潮才告平息。』

『舊金山消息，西部諸州當局在此間會議，要求聯邦政府立即對友好國家停戰，並承認極東的要求，他們聲言，在西部諸州的民衆，十人中有九人反對繼續戰爭。』

『華盛頓消息。總統對於主張與極東親善的怒潮，頃發表聲明。總統力言，最後的勝利已近在目前，希望國人切勿斷送祖國的前途，而輕易向敵人屈服。』

「天哪，」夏恩·馬林感歎地說，他的臉色慘白，情緒緊張。「這真可以叫做舉國若狂了。」

突然，在夏恩的小收音機裏闖入了一個怪聲，好像是受了空中靜電的干擾，同時新聞報告員的語聲，給一個極強的新電台的嗡嗡聲所蓋住了。

收音機給這種強力的電波所激動，嗚嗚地響個不住。接着發出了一種高音調的鈴聲。

那聲音是清脆幽靜，使人心曠神怡，忘懷一切。

「啊，是什麼音樂節目，」夏恩·馬林沒有說出聲音來。他想起把這個節目旋去，可是手卻沒有動。他皺了皺眉。「這是一種很奇怪的音樂。奇怪，却很悅耳！」

這清脆甜密的鈴聲，在夏恩的耳朵裏腦筋裏引起了某種不可言說的感情。牠們似乎在他的心裏交織成一種旋律紆緩的花樣，使他集中了心力來感受着。夏恩從不會聽見一種音樂，能夠像這樣地暢快，像這樣地甜密，像這樣地陶醉。

『好奇怪的音樂，』他默然地說，還是出神地聽着。

於是突然有人用了一種溫和的，舒徐的，像鈴聲一樣的調子來說話了。每一個字眼似乎都有沁入心肺的魔力。

『睡眠的鈴聲在響着，』這溫和的聲音從收音機中徐徐傳出。『你們聽了這鈴聲，就睡罷——睡罷——』

『這倒是靜息的妙法，』夏恩漫然地想。『牠使任何人聽了都能酣然入睡。』

『睡罷——睡罷——』一種非常有力而柔和的語聲，伴着緩緩的鈴聲在耳際響着。『甜蜜地入睡罷——睡罷——』

夏恩·馬林打了個呵欠，頹然地倒在沙發裏，覺得疲倦無力。天哪，他是似乎非睡不可了。

但是夏恩的腦海中另有一個意念，叫他不要睡。這意念似乎明白這個溫情的聲音裏包含着危險。但是他的精神是太疲倦了。



『你們是在睡了，』那語音又吐着柔和的鈴聲而發出，『你們已在酣然入睡了。』是李谷爾的聲音！夏恩的腦神經還沒有全部被睡眠所克服，最後，他辨出這個溫和有力的聲音來了。他警覺到現在模糊入睡的危險。

李谷爾，他是發明一種神秘的新兵器來應用於對美戰爭的極東科學家！想起李谷爾就使夏恩·馬林警覺到危險。這時候他不應該睡，他不應該聽從李谷爾的話！

但是那清脆的誘惑的調子，迫使他的清醒的頭腦陷入一種模糊的狀態。現在那柔和的語聲說得更其有力了。

『你們已經入睡了，』那聲音命令地說。『現在你們必須靜聽我的話。你們，美國的人民，必須同極東國和平親善。同極東國開戰是你們的錯誤，因為極東國是你們的朋友。』  
『極東國永遠是美國的朋友。同友好的極東國開戰是你們的錯誤，你們拒絕極東國對南美的正當要求，是不公正的。』

夏恩·馬林的麻木了的頭腦原想掙扎着覺醒過來，可是一聽到這種宣傳，他就衷

心地同意了。

他模糊地想，『這些話一點也不錯。極東國是美國的好友——以前我並不這樣想，實在太愚蠢了。極東國只要求南美，美國爲什麼要拒絕呢？這真是一種不可恕的錯誤。』

『你們必須使你們的政府明白，極東國是你們的朋友，』那個柔和而陰險的聲音又重複地說。『你們必須使你們的政府宣布和平，並且承認極東國的要求。因爲極東國是你們的好朋友——』

夏恩·馬林這時候雖然完全同意於這些理論。心底裏却有隱藏的一角表示反對，知道這些話全不是事實。這一部分的意識使夏恩·馬林不至於完全被清脆的鈴聲和誘惑的談話所麻醉。

『……你們要常常來聽無線電，並且把你的親戚朋友都邀了來一同聽，』那愉快的語聲又命令地說。『不過當你醒了的時候，你就該把你聽無線電的事統統忘記掉。

『你們只要記得極東國是你們的朋友，記得戰爭必須停止，而極東國的要求必須

承認。現在你們可以醒了——醒了——醒了！」

李谷爾的聲音戛然地停止，那迷人的鈴聲就同時消失了。由於強力電波在收音機中所引起的嗡嗡聲已不再聽見，而被擠開了的新聞報告員的聲音又忽地重現了。

夏恩·馬林呆呆地坐着，他的心裏昏沉沉地，滾沸着反抗的感情。不久他就解脫了那種怪聲音的束縛，從沙發裏跳了起來，渾身猛烈地發抖。

『天哪！』他喘氣地說。『這就是李谷爾博士的發明，極東國應用於對美戰爭的新兵器。無線電催眠！』

『牠使美國的大部分民衆，一夜間變成了極東國的親善者，這不僅是宣傳，而是催眠的命令！』

夏恩一想起這惡毒而巧妙的新兵器，腦海裏就湧起了澎湃的怒濤。他記得伊華大學心理學教授康司頓博士曾經說過這樣的話，『催眠術的名譽是給那些走江湖的醫

生和斂錢的心靈學家所弄壞的，牠本身確有其心理學上的根據。』原來夏恩對於催眠術是一向抱着懷疑態度的，他是一個篤信科學定律的人，怎麼能相信應用了催眠術可以醫治一切疾病和預知過去未來呢？

在好幾年前的一次宴會中，夏恩在無意中認識了康司頓博士，康博士是素以研究「暗示心理學」著名的，一半是爲了兩人初次見面，一時找不到適當的話題，一半是爲了求知慾的驅使，夏恩就提出了催眠這個問題來作爲席間談話的資料。

『聽說催眠術能醫治一切疾病和預知過去未來，這是真的嗎？』夏恩好奇地問。  
『那當然是靠不住的，』康司頓博士搖着頭說，『若是一切疾病都能用催眠術來醫治，未來的事情可以藉催眠術預知，那末催眠術簡直可以稱爲仙術了。這都是那些招搖撞騙的走江湖醫生和心靈學家的誇張的宣傳。催眠術的名譽就是給這一班人弄壞的。其實催眠術本身，確有其心理學上的根據。』

『我聽見有人講起過一個故事，有一個小孩患筋骨痛，手膀不能上舉。他的父母就

把他送到一個懂得催眠術的醫生那裏去診治。那醫生叫小孩坐着，對他說：「看着我，你心裏一切都不用想，祇專心想着睡眠，閉起你的眼睛來睡罷，孩子。你已經疲倦了，你要睡了，儘管好好的睡罷，停一會我會喚醒你。你睡得熟了，你覺得很舒暢似的。你的全身都睡着了，你不能動了。」孩子被這樣施術以後，就立即陷入睡眠狀態。於是醫生把患筋骨痛的手臂舉起，用手按着他說：「痛已經消去了，你不覺得什麼地方痛了，你能夠移動手臂而不覺痛了。你醒後再不會覺得痛了，痛不再回來了。」接着醫生又設法用別一種感覺來代替痛感，對他說：「你覺得手臂有些熱，熱漸漸增加了，但是痛是完全去了。」隔了幾分鐘，孩子醒來，對於催眠的經過完全忘記，而筋骨果然不痛，手臂也可上舉。這故事是不可信的呢？」夏恩講完了，靜候着康博士的回答。

「那是可能的。」康司頓博士答道。

「那末牠在心理學上有何根據？」夏恩又緊逼着問。

「這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說得明白的，」康司頓似乎有點畏難地說，「而且各家的

解釋，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若就一般的說法，則「催眠即使人容易接受暗示。」我知道這句話很費解，但是我勸你不必多費心思去想牠。我現在且來舉一個例，譬如甲乙兩人相對默坐，甲手裏拿着一張新聞紙，無聊地把牠的一邊捲起來，捲成筒形，這時候甲對面的乙，手裏也拿着一張新聞紙，於無意中也把新聞紙捲成筒形。這在心理學上就稱爲乙受甲的暗示。抽象些說，暗示是意識界突然湧現了一種觀念，使人的意志力以及筋肉力受其刺激，而不經選擇地變爲動作。那末從暗示觀念的突入，到動作實現，其在心理上的變化是怎樣的呢？據南賽學派（Nacy School）的著名學者法人般舍（Bernheim）的學說，在常態心理中，凡由外界突入的觀念都受意識的支配，先刺激腦皮質中央而漸傳達於附近的腦溝（Convolution），於是腦灰白質就開始作用，而精細偵查。外界傳來的刺激，加以評判，以爲是，就讓牠進來，以爲否，就不予受理。暗示催眠的反應却是自動的（Automatic），一觸即發，不受意識的支配。當外界的刺激傳入時，立即變爲動作感覺等項。譬如你猛然告訴一個人說，「你的額上有一隻蚊蟲，」他立刻就舉手去撲。這本是一

件日常的經驗，却與暗示催眠的理由一樣。暗示催眠也是一種衝動的信仰，和衝動的反應。」

康司頓博士說到這裏，忽然高興起來，他恍然地說，『不錯，我想起一個實驗，非常有趣，你不妨馬上試試看。』說着，他拿出一隻錶來遞給夏恩，說『你把錶鍊用拇指與食指夾住，提在額前，手指不要動。』

夏恩莫名其妙地接了過來，說，『這是個什麼玩意兒呢？』

康司頓道，『你不用管他，你只要相信我，照我的話做就是了。』

夏恩把錶鍊照康司頓所說的樣子提着，引得席間的人都莫名其妙地圍了攏來看。夏恩高興地說，『請大家來看康司頓博士的催眠術表演。』

康司頓博士笑着說，『你不要太興奮，你應該心平氣和地坐着。你現在把你的眼睛看着你的錶，你的注意力應該集中在錶上，忘記你的手指。現在你要完全相信我的話，你看你的錶在慢慢地擺動了，在前後地擺動了。越動越厲害了，越動越厲害了。』康司頓博

士的話一點也沒有錯，那錶果然擺動起來了，擺動的距離足足有三英吋。

康司頓博士繼續地指着那錶命令道：『現在擺動漸漸停止了……擺動的方向已經變換過了。牠是在左右擺了。』他說時用手指來在錶的下面做着停止及往來的姿勢。這暗示，同樣也發生了效力。

夏恩自己也不相信自己，因為他的手指確沒動作的意思。可是錶的動作却真的遵從了康司頓博士的命令。有許多人表示懷疑，向夏恩問長問短，可是康司頓博士却肯定地說：『這決不是魔術，這是一個著名的實驗，諸位可以自己一個人去試驗的。你只要心裏想着牠在前後擺，牠就前後擺了。你只要心裏想着牠在左右擺，牠就在左右擺了。實驗成功的關鍵全在信仰，在自己個人試驗的時候，就是相信自己，並相信這個實驗。』

大家聽見了康司頓博士的話，好奇心蠢動，有好些人都回到自己的座位裏去掏出錶來試驗着。

宴會席上的秩序，又恢復了。於是康博士又繼續地說：『現在你總可以明白，「催眠



即使人容易接受暗示」這句話的意義了。所以催眠術的效力是確實的，只要施術者的暗示有力量，而受術者對於施術者的信仰非常強固。但是從此也可見催眠術的效力只及於心理而不及於生理。

『在現代最有權威的醫學家看來，這話還得加以補充。當世界大戰時，暗示（或者說催眠術）曾經引起過廣大的注意，有的用以治療因擲彈的震動而患神經失常即所謂彈震症（Shell shock）的人，有的想研究出牠的極限的功能。暗示至今還在被採用，如果用得適當，有時確可以使受術者的心理上發生顯著的影響；不過這影響是暫時的。暗示可以比諸藥物。一種藥物可以暫時制止頭痛牙痛或其他的病態；但是倘使頭痛或牙痛的原因由於一種不能自然痊癒的生理原因，如頭痛由於鼻腔的蓄膿症（俗稱腦漏），牙痛由於牙齦的腐爛，那末你若是不把生理的原因除去，暗示就無能爲力了。』

這一席話，把夏恩的懷疑解釋得清清楚楚。

索司頓博士的這些話，現在又在夏恩的腦海裏湧現出來。他知道由聽覺的刺激而引起催眠狀態，是可能的事。一種極單調的樂聲，確可以使聽的人進入催眠狀態，催眠曲的效力是任何人所經驗到的。

李谷爾博士的方法非常巧妙！他先編成了一種催眠的樂曲，然後藉一處秘密的強力的無線電台，把這樂曲廣播出來。這電台的電力一定是非常強大，牠能夠把其他電台的電波一齊遮住。李谷爾能夠使所有的美國民衆都聽見他的播音，而把對極東親善的意識，移植到每一個人的心坎中。他們接受了李谷爾的暗示，把曾經聽見過播音的事情完全忘記了，只把李谷爾所宣傳的要點留存在意識之中，還以為是自己的見解。

夏恩·馬林很明白，爲什麼只有他一個人沒有被催眠。這是因爲他認識了李谷爾的語音，知道李谷爾是個危險的人物，他的話是不可輕信的！這種心理上的反抗，便是夏恩能夠解脫李谷爾的催眠的原因。

「糟糕，」夏恩着急地說，「這是一定要想法來阻止他的，——而且要快！」

他跳起來奔出門去。他想把這驚奇的發現，立即去報告部長，但是一想起方纔孟·海爾的那種偏護極東國的態度，滿腔的熱情，早就冷了一半。

『海爾也給李谷爾催眠過了！』夏恩忽然想到。『他不會相信我——凡是接受了那種催眠命令的數百萬民衆沒有一個會相信我！』

夏恩的臉色立即沈了下來，顯得完全失望的樣子。他焦急地想着，想着，可是總想不出一個可與商量的同志。

『既然沒有別的辦法可想，那末這天大的重任，就只好都擔到我一個人的肩膀上來了。』夏恩終於勇敢了起來。『我得趕快去找出李谷爾的秘密電台，阻止這惡毒的催眠播音。』

新聞報告員的聲音突然又在他的耳朵裏響起來。

『華盛頓消息，國會在明天下午開會，投票表決停戰問題。據某政治家觀測，結果當接受極東國的全部要求，而停止戰爭。』

這新聞對於夏恩是一個殘酷的諷刺，他全身發抖了。

『明天下午！戰爭停止了，極東勝利了！我必得在今天夜裏就去把李谷爾的電台找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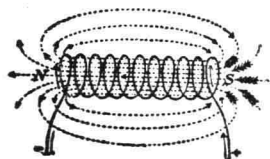
這可把夏恩忙透了。他立即趕到飛機場去，把他的私人飛機裝配起來。

所有華盛頓的市民，聽見了明天停戰的新聞，都興高采烈。這在夏恩的心中，反而覺得更加難受。

他趁天色還沒有黑暗，趕緊在他飛機的收音機上，裝了一個指向的環狀天線架。等到太陽西沉，萬家燈火的時候，他已翱翔在城市的上空了。

夏恩將怎樣去找尋李谷爾的電台呢？他的唯一的武器，就是上面所說的「環狀天線。」（Loop-antenna）「環狀天線」是怎樣一種天線？牠有何功用？作者似乎不得不在這裏先來交代清楚。

我們知道電能生磁，磁亦能生電。當一隻螺旋狀線圈，即所謂螺線管 (Solenoid) 中通以直流電時，該管的四周就產生磁場，其磁力線 (Magnetic force line) 自管的一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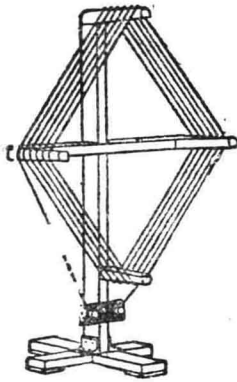
圖一

通電線圈中的磁力線

(N極)發出，而沿管外繞道至管的他一端(S極)而又進入於管中(圖一)。電流若繼續通過，則此項磁場也就跟着繼續存在。若是線圈中所通過的電流是交流電，牠的流動方向不等地變易，我們就不難想像，線圈四周的磁場就會不息地忽生忽滅。說得更切實一點，就是線圈中的磁力線數，會隨交流電的變化週期，由正而負(磁力線數為負時，即與為正時方向相反)，由負而正，增減不已。電流愈強，磁力線數就愈增多；電流愈弱，磁力線數就愈減少。

現在我們若是把上述通過交流電的線圈(通稱原線圈)插入另一線圈(通稱副線圈)中，也就是在另一線圈中引起一變化不息的磁場，結果又怎樣呢？據實驗得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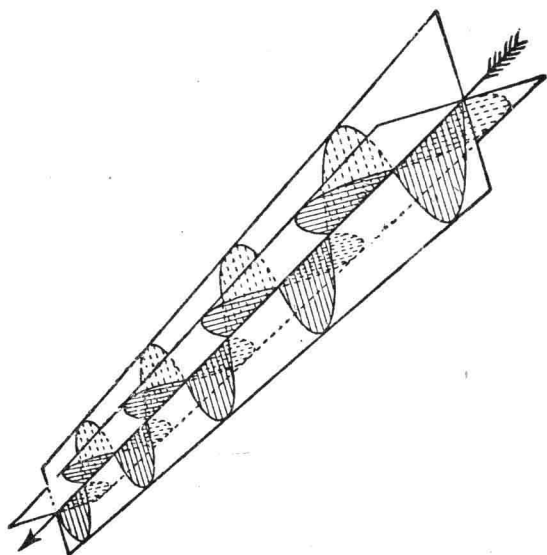
這時副線圈中也會發生電流，這電流也依時易向，但與原線圈中的電流方向相反。這種因磁場變化而誘發的電流，稱為感應電流（Induced Current）。感應電流的強弱，隨通過線圈中的磁力線數的多寡而定，磁力線越多，電流就越強。我們知道了這樣的事實，才可以談環狀天線的作用。



圖二

環狀天線

所謂環狀天線，實在只是一隻大線圈，係用導線圍繞在一個木架上而成（圖二），直徑通常自一英尺乃至四英尺不等。我們如果把這個大線圈當作收音機的天線，而把這線圈的平面與無線電波射來的方向相平行時，所收得的聲音就最強，若是把這平面與無線電波射來的方向相垂直時，則所收得的聲音就最弱。故利用環狀天線，可以決定電波射來的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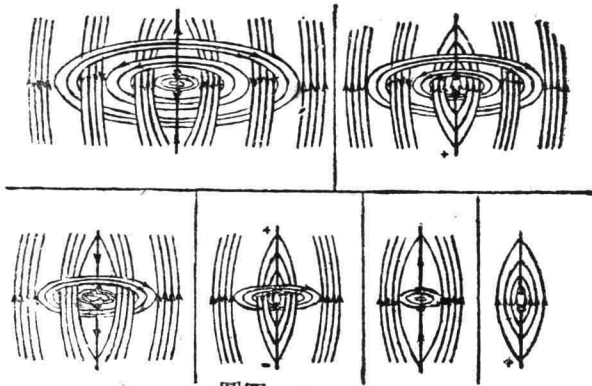


三圖

電波與磁波合併而組成無線電波。其進行的方向如大箭頭所示。圖中直立的波表示電波，平置的波表示磁波。

原來無線電波

是由電波與磁波兩部分組成的(圖三)。當無線電波向四周發射時，最初發生的是電力線(Electro-static force line)其方向與地面相垂直，一束一束地向外擴播，隨着電力線的產生，同時又生成了磁力線，其方向與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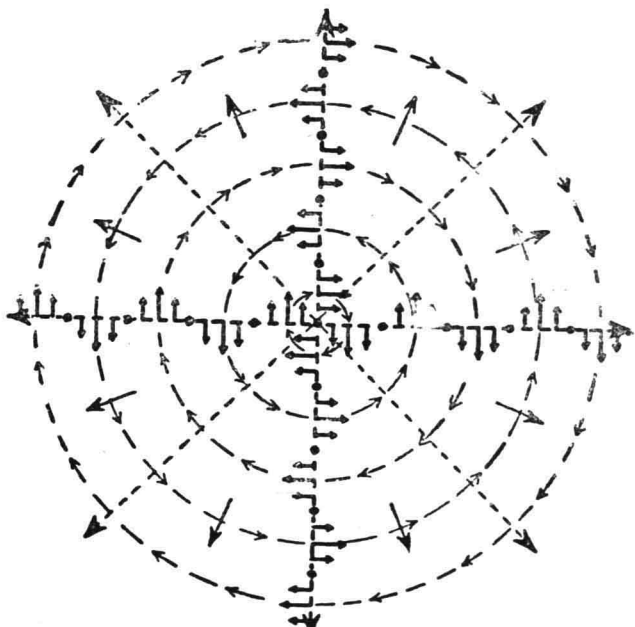
圖四

天線四周的電力線與磁力線交錯地向外擴播。

面相平行（圖四）一圈一圈地向外擴播。因為磁力線是與地面平行的，所以當牠行近環狀天線時，若是天線線圈的平面垂直於無線電波射來的方向，則磁力線極少進入圈內，故不能誘發感應電流。若是天線線圈的平面平行於無線電波射來的方向，則磁力線幾乎全部通過線圈，故能誘發較強的感應電流。上述事實，極易從圖五想像出來。環狀天線之所以有指向的特性，其原因就在於此。

環狀天線的最大用途，在指示迷途的船舶或飛機。現今各文明國家，都在主要港口及航行上的重要地點設置無線電羅盤站（R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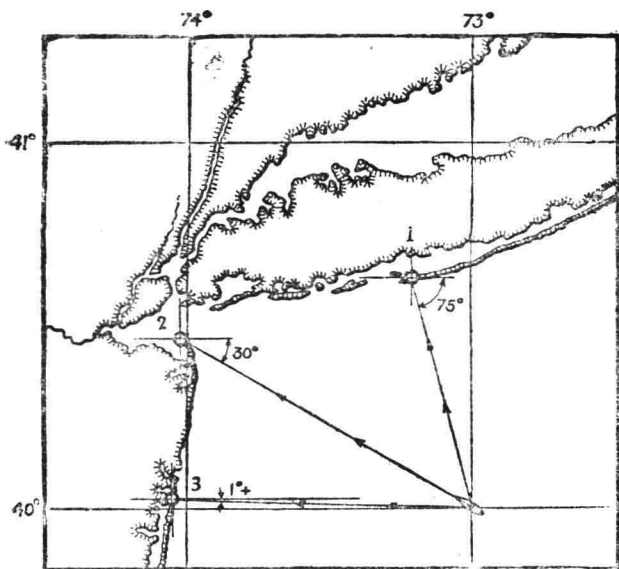




圖五

無線電波的磁力線（從天線上端俯視之形）。這一部分的波往來盤旋，不息向外擴張，一時依順時針方向旋，一時依反時針方向旋。每一圈代表半波。輻射的箭頭表示磁波擴張的方向，其他的箭頭表示某一剎那間磁力線的方向。

收音機，以決  
環狀天線的  
着一架裝置  
分站都配備  
相聯絡，每一  
有線電報互  
個爲一組，用  
站通常以三  
無線電羅盤  
tion) 此項  
Radio Com-  
pass Sta-



圖六 船舶的無線電定向法。無線電羅盤第一分站測得從船上發來的無線電波的方向為正東偏南  $75^\circ$ ，第二分站測得為正東偏南  $30^\circ$ ，把這兩條直線繪在地圖上，即得其交點的經度為  $73^\circ$ ，緯度為  $40^\circ$ 。從第三分站測得的方位，為正東偏南一度，不過覆核其他兩數值的精確程度而已。

定收到的無線電波的方位。當船舶或飛機在航行中迷路而發電詢問位置時，三個求向站就同時把所接到的無線電波的方位記錄下來。這種記錄藉電報線傳達到一個指定的總站，由總站把這三個記錄轉繪

到地圖上去，成爲三條直線，這三直線的交點，就是船舶或飛機的位置。這個位置一經找到，就從地圖上查明牠的經度與緯度，而直接由總站發無線電去回覆船舶或飛機中的發電人。因此凡是在大洋中的船舶，或高空中的飛機，如果備有無線電收發的裝置，那末只要有一組無線電羅盤站在電波到達路程以內，就都能查詢他自己的位置。（圖六。）

此外還有一個船舶或飛機的求向方法，實際上這就是上述方法的逆行。牠是集合三個無線電標站（Radio Beacon Station）聯絡而成的。所謂無線電標站，實在只是一個無線電發報站，當天氣惡劣的時候，他們同時連續地發出特定的電碼。每一分站的電碼各各不同。譬如甲站專用三點，乙站專用兩點，丙站專用一點。這種無線電標對於只裝普通無線電收音機的船舶或飛機，是沒有什麼用處的，但是船舶或飛機中若是裝有定向的環狀天線收音機，那末駕駛員就可很快地決定射來的無線電標的方位。再在地圖上把從各分站射來的無線電波的方位畫成直線，那末這三直線的交點就是自身的位置。

無線電標法雖然比無線電羅盤法直捷而迅速，但是容易發生錯誤。事實上以上所說的兩個方法中，都只要有兩個分站就可以決定位置；不過爲了要核對不可避免的誤差起見，第三個方位還是必要的。因爲三線若是恰好相交於一點，那末所測定的位置不用說一定準確。若是這三線並不相交於一點，那就顯見得其中必有錯誤，而應該重複測量過了。

讀者看到這裏，大概對於夏恩找尋李谷爾的電台的計劃，已略有頭緒，我們現在就得言歸正傳。

上面說到夏恩已翱翔在華盛頓的上空，他昇空後的第一樁工作，就是把收音機旋開。他所收得的是一個普通的音樂節目。這節目一連繼續了近一個鐘頭，這才插入了那他所希望收聽的聲音。

經常的節目，給嗡嗡聲所掩住了，接着來的就是李谷爾的秘密播音。清脆而甜密的

鈴聲又徐徐地響了起來，牠誘導聽衆漸漸入於催眠的狀態。

『睡眠的鈴聲在響着，』是李谷爾的溫和的聲音，『你們聽了這鈴聲，就睡罷——』

夏恩·馬林馬上把環狀天線旋轉到聲音最響的方向。等到他收得了最強的聲音以後，又立即把收音機關閉了。他是怕被李谷爾的催眠命令所迷惑，而誤了大事。

他注意着環狀天線底座下的羅盤指示器，讀出了李谷爾的秘密電台的方向。他迅速地在他預備的航空地圖上畫了一條直線。這直線正指向華盛頓南西的方位。

『一個方位已經找到了！』夏恩高興地說，『只要再找到一個就行了——』

他把油門(Throttle)開足，飛機的速度就突然增加起來，在黑暗中咆哮地向西疾馳而去。不上半小時以後，夏恩已翱翔在西佛及尼亞查理斯敦城的上空。他急忙又把收音機旋開。可是這次他並沒有等待，一旋開就聽見清脆的鈴聲與李谷爾的柔和的語聲。

「……是你們的朋友。極東國永遠是美國的朋友。你們必須使你們的政府接受極東國的要求——」

夏恩·馬林急速地把指向天線轉動到發音最強的地位。等到一經校正，就立即把收音機關閉了。

他摸出筆來抖抖地在地圖上又畫了一根直線，從查理斯頓直指南南西的方位。這一條線與上一條線的交點，是在坦納西州西北部沒有人烟的山嶺中。

『對了！』夏恩·馬林興奮地大聲說，雖然旁邊並沒有誰來聽他的話。『李谷爾的電台一定在人跡不到的地方。我得去找牠出來——』

他把飛機轉向南方，衝破靜寂的午夜，像電閃般地疾馳而去。爲魔力所束縛而自陷於滅亡的美國，她的命運全在他的手掌之中，這一點他知道得很清楚。

飛機保持着最高的速度，這樣又飛行了一小時以後。才漸漸地慢了下來。在下邊沒有月光的黑暗中，躺着坦納西的山地，嵯峨的峯巒，穿空矗立；在這地方沒有城市，也沒有

村落。

夏恩時時地檢視他的儀器，終於發現了他已到達地圖上交叉點的地方。但是他還是沒有看見一點燈光，還是沒有看見李谷爾的秘密電台的形跡。他把飛機的高度降低，在附近一帶繞上了幾個圈子，但是結果還是沒有什麼發現。

『牠總在這附近！』夏恩自己慰藉地說。『他決不能隱藏這樣強力的電台——』他把飛機降得更低，幾乎觸及高聳的山峯。七八分鐘以後，夏恩的神經陡然激動起來。

高高的柱子，與像蛛網般的電線，隱約地顯露在他的前面。那是在一個山峯的頂上。夏恩掉頭向側面飛去，預備把飛機降落在近旁的另一個小山旁邊。

他得降落，得很快地降落，他知道在這黑暗中要安全地降落，原是毫無把握的事，然而當前的事實却迫他不得不冒着這樣的險。他咬緊了牙齒，望着山坡下降下去。

夏恩瞥見下面是個深暗的山谷，其中長滿着雜草和小灌木。他就讓飛機降落在這

裏，他的臉色慘澹，却露着痛笑。黑色的地面突然上聳。他把發動機關閉，把機頭俯了下去。機身直衝進樹叢中，全機折裂，幾乎把夏恩震個半死。但是不久他就鼓起了餘勇，振作了精神，拚命地支撐着。他準備好他公務用的手槍，從殘機中爬了出來。

他看見秘密電台的天線架，高聳星空，矗立在一英里以外的一個高山頂上。夏恩放開脚步，望着那電台走去，他心裏懸懸地私忖着，惟願他方才飛過電台附近的時候，他們都沒有聽見。

夏恩在黑暗中上山下坡，攀峯爬樹，足足跑了半個鐘頭，衣服是撕碎了，皮肉是抓破了，身體疲乏，喘氣不止。但是他終於跑到了裝着發射天線的山腳邊。

在蛛網般的高塔下面，現出一所新建的平頂屋，全部用混凝土築成，四壁開着百葉窗。夏恩看見電線電纜從這屋子中通出，行向山下。他知道這就是他們取得原動力的所在。山側泉水的動能，已經水力發電機轉變為電能了！

他走到那建築物的鐵門邊，伏着竊聽。從裏邊傳出兩個人對話的聲音。



『包根爲什麼還不回來，我們得去看看他。』一人操着純粹的極東語首說。

『他疑心太重，』另一人抱怨道。『他一定找不到什麼。他聽見的飛機，也許是什麼渾蛋機師迷了路吧？』

『而且，』首先說話的人又說，『現在即使他們發現了這電台，事情也挽回不過來。到天亮，我們就束裝回國——李谷爾的計劃早已美滿地完成了。』

夏恩給這話駭得臉色發青。原來明天就是美國國會開會討論接受極東國要求的日子，據這幾天的輿論推測起來，這議案得順利地通過，已是毫無疑問的事。所以從大體上說來，李谷爾的催眠工作的成功，已到了決定的前夜了。

夏恩一手拿了手槍，一手去試推鐵門，但是那鐵門是鎖着的。他再也找不到另一扇門或一扇開着的窗子，可以跑進這屋子裏去。他的腦袋像開足了馬力的機器，全部都迅速地活動起來，可是終於想不出一個入門的方法。正當這時候，他忽聽得後面有一陣沈重的脚步聲，從黑暗中傳來。

包根！就是聽見飛機經過，而好奇地出外去探望的包根！

夏恩立即潛行到屋子的轉角上。他看見高高的胖胖的包根慢慢走近鐵門，扣着門，通報着自己的名字。門開了，一流白色的手電燈的強光從門裏照射出來，讓夏恩看仔細了這極東人的粗黑的面孔。

夏恩像餓虎般地撲了過去，他的左臂從後抱住了包根，右手繞過去把槍口對準了站在鐵門裏的其餘兩個極東人。屋子裏燈光輝耀，目標非常顯明。

『舉手，』夏恩命令地說。

『美國人！』其中的一個驚叫道。

他們並沒有服從夏恩的命令，很快地把手槍摸了出來。夏恩原想他有包根擋在他前面，他們不至於發槍射擊，現在才知道這猜想是錯誤了。由於愛國的熱忱，他們竟不惜犧牲他們的同伴。

於是夏恩不得不首先發槍，槍聲響處，其中的一個早已着彈仆倒了；接着，另一極東

人的子彈，却打入了包根的身體裏。

夏恩放下了懷抱裏沈重的屍體，由牠倒在門前，他繼續地發着槍，火光四射把個混凝土的大廳，震得像要坍下來的樣子。

夏恩看見他唯一的對手已經中了槍彈，雙手抖顫地撫着創口，咬着牙，蹙着眉，正在搖搖欲倒。不料這時候，忽然有一粒子彈從大廳的邊門口飛來，剛好穿過了夏恩的左肩。夏恩身體一凜，却並不覺痛，只見左首門口已現出了一個人影。

是李谷爾博士！夏恩認識這個極東科學家，但是他不敢加以射擊。他雖然有這個機會，事實却不容許他這樣做——因為美國的命運，始終操在李谷爾的手中！

他機警地躲過了李谷爾的第二顆子彈，就直衝過去，用盡渾身的氣力，向他的下頷猛擊一拳。

李谷爾昏了過去，也倒在地上了。夏恩轉身來向大廳的四周望着。巨大的方柵（變壓器，真空管，以及各種的電器，佈滿了四壁，地上倒臥的四人，三個都中彈死了，只有李

谷爾僅在昏迷的狀態。夏恩走到門邊，把包根的屍身拖進室內，關了門，拴了門，然後在他流血的劇痛的肩頭，縛上了一塊很大的手帕。

他踱進了方才李谷爾出現的門口。這是一間小小的播音室，微音器以及其他的播音用具都裝置在一隻長長的桌子上。

他把昏迷着的李谷爾從大廳中拖進來，使他坐在微音器前的椅子裏，並用一圈電線來將他牢牢地縛住。等到佈置停當，他才去找些冷水來噴在李谷爾的臉上。

當李谷爾漸漸蘇醒的時候，夏恩却偷空地檢視着微音器前的複雜的機構。那是許多排銀色的小鈴，每一個鈴旁邊有一個小錘，錘子的另一端是扁平的，很像一支划船用的槳。每一排錘子下面有一個由馬達拖動的輪軸，軸上不規則地矗立着無數的釘子。當輪軸轉動時，釘子撥動錘下的槳葉，錘就擊着小鈴而發出聲音。

「啊——你是誰——」李谷爾醒過來嗚喘地說，驚奇地望着這個美國的青年。

「這就是你的催眠的機械嗎？」夏恩·馬林沒有回答他，却帶着譏刺的口氣反問道。

『你是美國的軍事偵探！』李谷爾大聲說，兩眼不住地凝視着夏恩的面孔。然後在他灰白色的臉上露出了一種勝利的笑容。『你找到了我的電台——但是太遲了。我的計劃已經成功了。』

『現在就要你由成功而變爲失敗，』夏恩堅決地說。他肩上的創口在作痛，但是他熬着這痛苦，還是直挺挺地站着。

李谷爾微笑，點了點頭，顯然表示出一種驕傲藐視的神情。

『現在你已沒有方法來推翻我的計劃了。在這幾天來，我已用催眠的命令向美國民衆移植對極東親善的意識，你們的國會已經決定在明天早上就投票表決停戰和接受極東要求的事。縱使你向全國傳佈你的新聞，可是決不會有人相信你。總之，現在你已沒有方法來改變我移植在貴國人民心底裏的意識了。』

『這個我知道，』夏恩也譁笑地說。『不過現在還有一個方法可以推翻你的計劃。你可以自己去推翻牠。現在把你的催眠歌向全美國廣播，同時告訴他們目前遭遇的危』

險，告訴他們必須明白極東人是他們的仇敵，美國必須繼續抗戰。」

「原來你在這樣想嗎？」李谷爾大聲說。「我決不會做這樣矛盾的事：勝利已在極東人的手掌之中，我決不願意自己去毀滅牠。」

「不，你一定得這樣做，」夏恩堅決地說。

「把我打死罷，」李谷爾氣餒地說。「我現在樂於就死，因為我知道，我們極東已經勝利了。」

「不，我決不把你打死，」夏恩冷靜地說。「你死了對我沒有好處。我所要做的，就是從貴國兵士學得來的對付俘虜的一切方法。」

「譬如把火柴削尖了插在指甲裏，點起火來。這樣也許會叫你欣然地聽從我的命令，」夏恩繼續地說。「要是這方法還不夠優待的話，我還可以用一根繩子來絞在你的頭上，叫你把眼睛都彈出來。」

「你不應該用酷刑來威逼我！」李谷爾辯解地說。「你不應該——」

『我應該這樣做！而且我預備要這樣做！』夏恩肯定地說，他對極東人的憤恨，已集中在李谷爾一身。『你要明白，貴國兵士對於美國平民的待遇，其殘酷十倍於此。現在我要報復！我要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如果你們有理由可以蹂躪美國的人民，那末我怎麼就沒有理由來給你一點報答呢？』

李谷爾無話可答，用舌尖來潤了潤他乾燥的嘴唇。他的眼睛張得大大的，他的身體發抖了，他看見夏恩從袋子裏摸出火柴來用小刀在削。

『不！』當夏恩悄悄地跑近去時，這極東科學家就驚叫道。『我受不住這酷刑，我是個文弱的書生，我受不住。我願意聽你的吩咐！』說着他深深地嘆了口氣，是悲悼他的功敗垂成，還是自慚他的屈膝怕死，那就不得而知了。

夏恩慢慢地放下了火柴。他暗地裏鬆了一口氣。他不知道事到臨頭，他是否真能硬得起心腸來，處李谷爾以殘酷的刑罰，而眼看他婉轉哀號地死去。

他立即跑到總開關邊。裝置在附近山溪邊的渦輪發電機，始終在工作着。夏恩把開

關一按，播音機的各個部分就都一一活動起來，同時就有強力的無線電波從這秘密電台的天線四周向各方面輻射了開去。

於是夏恩拿出一張紙來急速地寫了一篇播音的底稿，拿去放在這個被縛着的科學家的面前。

『你照着這稿子講，』他粗暴地說。『要是你有意說錯的話，你總知道你該受到怎樣的處罰。』

『我知道——我一定照着這稿子講，』李谷爾恐怖得幾乎帶着哭聲地說。『把微音器和催眠鈴的開關也開了罷。』

夏恩先開了微音器，然後又把接通催眠鈴的電路閉上，於是輪軸轉動，軸上的鐵齒撥動小錘，催眠的鈴聲就輕輕地響了起來。這鈴聲經微音器及播音機轉變成電磁波，瞬息間已傳遍美國所有正在收聽的收音機裏。接着李谷爾就向微音器發出柔和親切的話聲。



『睜罷——睡罷——睡眠的鈴聲已經響了——』他的催眠命令一連重複了好幾遍。

『美國的民衆，你們必須警覺到當前的危機！極東國是美國的仇敵。美國決不能向極東國屈服。美國必須繼續抗戰。』

當李谷爾說完以後，就無力地抬起頭來。向夏恩望着。夏恩嚴肅地說：

『照這樣地說下去。你的反宣傳已經繼續了兩三天。現在你就必須把與極東親善的心理完全改變過來。非到明天正午，你不能停止你的工作！』

這緊張的狀態足足繼續了十四小時，這才聽見壁上的鐘聲打了十二下。夏恩·馬林把各個開關一一關閉。李谷爾博士由於長時期的播音，早已精疲力竭，頹然地倒在椅子裏呼呼地睡着了。

夏恩拖着沉重的脚步，跑近一隻收音機邊，把電源開關開了。他聽着，竭力振作了精神來聽着。

『……國人的反戰心理，似乎在一夜中完全改變了過來！』一個新聞報告員在興奮地說着。『在兩三天前，日夜高漲着的對極東親善的怒潮，現在已完全平息了。』

『每一處地方都在舉行反對極東親善的示威遊行。今天下午國會開會時，接受極東要求的提案勢必予以打銷。全美國每個人民似乎又突然湧現出他們的愛國心，像從睡夢中醒來的一樣。——』

夏恩把收音機關閉，暗自覺得好笑。美國確已從和平的惡夢中醒過來了！

他望了望李谷爾的束縛，然後橫倒在一隻長沙發裏，滿足地舒了一口氣。不上三分鐘，他的熟睡的鼾聲，就已響徹全室。

## 倫敦奇疫

### 一 倫敦之毀滅

一輛大汽車向西直馳，開車的人因為要避讓沿途大羣的難民，所以一路上搖搖盪盪，震顛得非常厲害。

一般格郎，伸起他櫻黑色的手指來把頭髮一掠，彎過身子去招呼那個坐在駕駛輪邊穿着灰色衣服的人。

「更糟了，喬弗樓爵士，」他恨恨地說，「這批難民馬上要把街道塞住哩。」

「那是新聞紙的不好，」喬弗樓爵士搖了搖頭。「他們恐怕擾亂人心，所以不讓這種恐怖的消息披露出去。他們不知道口頭的謠傳，比忠實的新聞報導流弊更大！我真不相信這是在二十世紀！我們在離開倫敦六十英里的市鎮中，只逗留了半個月，就一點也

不知道城裏發生了這樣可怖的事件！」

坐在殷格郎身邊的夢娜，面色慘白，又拿出那張破碎的電報紙來望着。已經唸熟了的那幾個字，又在她的腦海中燃燒起來。

「不明瘟疫襲倫敦。疫係急性，已死數千，頻危更多。務請出席今日午後五時聖勒克醫院防疫會議。惠廉。」

「爸爸，夢娜姑娘輕聲地說，『難道沒有人知道這是什麼瘟疫嗎？』」

「沒有人知道，喬弗樓爵士的聲音非常憂鬱。『所以他們一定要我出席。我想這一定要用毒物學的研究才可以決定牠的病原。我在動身前已經打電話給惠廉。據他說，這病狀是非常奇怪的。皮膚發黃，渾身發出酸氣，肺臟組織破壞，眼盲，肌肉腐爛！』」

殷格郎鬱鬱地凝視着車前的道路。只見行人擁擠，一個個在臉上露出驚懼的表情，有的坐汽車，有的坐運貨車，有的步行，隨身都帶着些日用必需的傢具。這些給傳染的恐怖所侵襲着的人們，事實上已無法找到避難的地方。旅館和公寓都拒絕了他們，因為他

們都是從病疫區域裏逃出來的。許多人似乎由於沒有得到好好的飲食和睡眠，顯得非常疲乏。

殷格郎望着這羣無家可歸的人們，在鉛灰色的天空下面拖着沈重的脚步，簡直疑心是在做一個惡夢。

殷格郎是在一月前到英國來作假期旅行的，在倫敦他碰見了夢娜，並承夢娜的好意，邀他到鄉間的別墅裏去小住。兩星期悠閒恬靜的生活，加上夢娜殷情的接待，已使他的心情變得非常舒泰。可是現在，忽地裏來了一個晴天霹靂，恐怖籠罩了一切，騎着灰色馬的死神，伸出他粗大的手指，向着一切人等橫掃過來！他真不相信，這是可能的事……

『我想你馬上要回美國去吧？』喬弗樓爵士望着車外的道路說。

殷格郎覺得夢娜的手指在他的臂膀上輕輕一推。

『我想我自己是研究化學的，』他說，『趁此機會，我倒很願意替貴國政府多少幫一點忙。也許我能夠……』

『好孩子！』喬弗樓爵士讚許道，『你能做的事情多着呢！』他看了看錶，皺了皺眉頭，把車行的速率加快起來。

他們到倫敦近郊，已經在午後三四時了。途中差不多塞滿了逃難的人，大都蓬首垢面，臉上現出驚惶的神色。他們一進了城，眼前就展開了一幅人間地獄圖。每一處地方都擠集着成千成萬的人，想逃避這神祕的黃色瘟疫。喬弗樓爵士的大汽車不得不「牛步化」起來，以免闖禍。在這時候，一個面貌兇暴的人，慌慌張張地爬上車子來，扯住了夢娜的肩膀，要求帶他回去，好容易給殷格郎樣了樣拳頭，才給趕了下去。車子還只能徐徐地滾動，開到聖勒克醫院的門邊，差不多化了一個鐘頭。

喬弗樓爵士望了望擁擠在門口的憂鬱的羣衆。

『你們倆還是和我一同進去罷，』他說，『讓我把車子鎖了，關照個警察來望着。這裏不很安全，人是那麼混雜。』

於是夢娜挽了殷格郎的手臂，一同跨上階石。在這瘋狂的局面之下，怎樣保護這位

紅髮高個子的美國少年，在她似乎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在正廳左首的大房間，給紙烟薰藍了。六七個神情嚴肅的人，圍坐在一張桌子四周，正在研究一張標着奇特記號的倫敦市區圖。

『啊！喬弗樓爵士！』一個眼窩凹陷的瘦子跑過來招呼道，『路上太擁擠，我們預料你們不能準時趕到。這位馬丁先生，是內務部派來的。這幾位，摩頓博士，愛爾惠斯先生，法賓博士，我想你都認得。這位便是斯坦其爾博士。』他挨近一個滿面汗斑的德國人，嘴裏啣了一隻很大的沒有點着火的烟斗，『是柏林最前進的病理學家，因為受不了國內政治的壓迫，所以來這裏避難的。』

喬弗樓爵士向在座的人一點了點頭，態度非常嚴肅。

『諸位先生，這是我的女兒夢娜。』他說，『這位是殷格郎先生，我的朋友。我想讓他們留在外邊，不大妥當，所以叫他們也進來了。』

『沒有關係，』馬丁點了點頭說，『喬弗樓爵士，方才聽了惠廉博士報告防疫委員

會最近的工作，覺得現在的疫勢似乎非常嚴重，各方面都毫無進步。病原菌也沒有查究出來，傳染的徑路也沒有找到，並且也沒有方法來阻止牠的蔓延。所有的醫院都塞滿了病人，而死亡率之高更足驚人。隨伴着發生的，是社會秩序的紛亂，火災搶劫等事，層出不窮。這疫症最初發現在克洛賴附近，那還是在幾星期以前。自此以後，以此為中心，逐漸蔓延，差不多形成一個圓形的區域，包括培根漢，布郎萊，溫布來頓，金斯頓等地方在內，並且還在逐天擴展開去。我們已經在這區域的邊境上了。也許到了明天，聖勒克醫院就會包圍在內。不過就已往的經驗看來，牠的蔓延的方向，並不是一定的。『馬丁說到這裏，深深地喘了口氣，神氣非常嚴肅。』

『在過去兩星期中，成千的居民，紛紛逃出倫敦，向安全區域避難，在這許多人中，難免有病菌攜帶開去。現在一切工業部門都已停止了，外國政府爲了怕疫病的傳染，已經禁止對我國的貿易。英國已經和世界隔絕，可怕的亡國滅種之禍，就在目前。諸位先生，大英帝國的命運，已操在諸位以及其他類似醫藥研究團體的手掌之中！』



馬丁的談話終了後，室中充滿着靜寂的空氣。惠廉博士站了起來。瘦瘦的臉上顯出愁苦的表情。

『諸位先生，』他嚴正地說，『這個會議現在似乎可以停止了。多說空話，也無濟於事。好在各人都有分內的工作。喬弗樓爵士當然擔任我們實驗室中的研究。斯坦其爾博士繼續在他自己的實驗室中替我們幫忙。我自己仍舊到瘟疫區附近去』……他突然一陣地乾咳，兩手緊緊地抵着面前的桌子……『到瘟疫區附近去擔任調查觀察的工作。現在已經是』……他掏出錶來望了望……『喔，六點多了。我動議就此散會罷。』

大家都點了點頭，表示同意。殷格郎，原是在呆呆地望着窗檻旁邊的石柱上所彫的圖案，這時跑到惠廉身邊去，推推他的臂膀。

『對不起，讓我看你的錶，』他說，『我的已經停了……』

『好好，』惠廉摸出錶來遞給他，是一隻廉價的銀壳掛錶。

殷格郎把自己的錶對準了，就還給惠廉，挽了夢娜向門口走去。他們在門口碰見了

喬弗樓爵士和斯坦其爾博士。

『我們帶斯坦其爾博士回家去，』喬弗樓爵士說，『我們的車子必須穿過病區，我  
很想去觀察一下。』殷格郎，你來開車。至於夢娜，我想你還是在這裏等一等罷。』

『不，』夢娜搖了搖頭，『我和你們一起去！』

『也好，夢娜小姐，』斯坦其爾博士怪費力地說，『像你這樣的勇氣，真愧死那些拚  
命逃跑的懦夫！』說着他推開了醫院的大門，極有禮貌地鞠了鞠躬。

外邊街上籠罩着渦旋狀的密霧。在配藥間的門邊，長排彎腰駝背的病人，在等候着  
配藥。在不透明的密霧中，可以聽見他們的乾咳和微弱的喘息的聲音。當喬弗樓，斯坦其  
爾和夢娜走進汽車時，殷格郎又回轉身來注視着醫院門前的灰白色的石牆。

『殷格郎，』喬弗樓招呼道，『來吧！』

『來了！』殷格郎的手指在兩大石塊間的水泥接縫處一刷，就落下了一陣鬆鬆的  
砂礫。眉頭一聳，他轉身跳上了駕駛員的坐位中。

『一逕開到瘟疫區域中去吧。』斯坦其爾輕聲地說，『培根漢。』

殷格郎沒有回答，卻遵從了他的意見。一種意象，一種可怕的形象，漸漸地在他的腦海裏形成了。他凝視着前方，希望能夠找到一點線索來揭破這個秘密。

街道上，是漸漸荒涼起來了。救護車接二連三地開過，在沒有人住的商店和住宅中，已有紅十字會的分站組織起來；最可怕的是巨大的運貨車上裝滿了屍體，直向火葬場開去。在將近危險地帶的路口，標着各種的警戒記號，但是殷格郎還是把車子開向前去。不久，街道上已闕無人烟了，灰暗的房屋，都被包在陰森森的白霧裏。是死亡的世界，殷格郎想。他望了望夢娜，安慰地撫拍着她的手。在後座中，斯坦其爾博士在講話，語音急促，語句簡短。

『……不可見的新病菌！』他停下來在老沒有點火的烟斗裏抽了一口烟。『由接觸傳染。你想是不是？』

『病菌？』殷格郎搖了搖頭。『我想這東西一定比病菌更猛烈，更可怕，博士。這該是』

什麼奇異的可怕的力量……」

「嗯！」斯坦其爾不很介意地說。「這樣莫名其妙的東西是常常有的！但是結果總有辦法好想，我想我們也許可以找到什麼血清或注射劑之類！」

「也許可以，」殷格郎從車前的鏡子裏望着喬弗樓爵士的清瘦的臉孔。「但是在聖勒克醫院時，我覺察到一種極可注意的事實……」

不知什麼地方發生一聲巨響，把他的話語中途打斷了。他聽見夢娜的驚叫聲，像從惡夢中驚醒的一樣。車子猛烈地震動，塵烟把各處的視線都遮蔽了。這是一種不快的崩烈聲，像有什麼東西倒塌似地。等到這聲音一過去，就又靜寂無聞了。

殷格郎所最關切的，自然是夢娜的聲音，因為她不斷地喚着他的名字。可是他只是搖着頭，全神貫注地向各處呆呆地眺望着。

「殷格郎！」夢娜迫切地跪在他的身旁，情急地說，「你覺得不舒服麼？」

「沒有什麼，」殷格郎輕聲地說，同時卻向頭頂一摸。然後他瞥見那車頭已被損壞，

牢陷在碎磚亂石之中。『這是什麼一回事！』

喬弗樓爵士已走出車子，頭髮蓬亂，渾身撲滿了泥灰，只是皺着眉頭。

『那邊屋子的飛簷掉下來壓在車上了，』他說，『我們都沒有受傷，實在是幸中的大幸。很奇怪！這屋子似乎造得十分堅固，真會叫人想到是有什麼人在和我們開玩笑呢……不過，這當然是不會有的事。』

殷格郎也跑出車子來，望着那屋子，熟思着點了點頭。

『斯坦其爾博士呢？』他問。

『斯坦其爾博士麼？』喬弗樓爵士說。『這事有點奇特。我把他從壞車子裏拖了出來。他震動得很厲害，而且受了一點傷。他跑出車子就問，『我的烟斗呢？』我當然不知道他的烟斗，他似乎有點瘋狂的樣子。他在亂磚碎石間東西找，足足有四五分鐘的光景。隨後他突然地拔起腳來就跑。我趕緊招呼他回來，可是他早已消失在濃霧中了。我猜想他的頭部一定受到了很厲害的震動，以致神經有點失常。在這樣的狀態下，他一個人奔

了回去，我真有點替他耽心呢！』

『真奇怪！』殷格郎挺了挺身體說。正說時，喬弗樓爵士彎着腰，已把斯坦其爾博士的精緻的大烟斗拾了起來。

『斯坦其爾博士的烟斗！』他自言自語地說，對着這大烟斗望了一會，就把牠塞進衣袋裏，心裏想，『且等碰見的時候還給他罷。』

殷格郎點了點頭，似乎依舊有點迷惘的樣子，轉身來看着夢娜。夢娜立脚不定地挽着他父親的臂膀。

『太疲倦了，』她輕聲地說，『身體真有點喫不住……』

殷格郎望着她，皺起了眉頭。他的眼睛，他的肺部都顯出一種燃燒般的感覺！他們現在得逃出這個病疫的區域！突然，他聽見背後發出一個轟然的巨聲，全街爲之震動。屏着氣，殷格郎旋了個圈子。某處建築物上的巨大的石拱炸裂了！喬弗樓爵士情急地張大了眼睛。大塊的花崗石從上面塌下來，騰起了滿街的塵砂。不久，整個的建築物搖搖擺擺地，

終於都壓了下來！

『天哪，』殷格郎愕然地望着那些騰起來的灰塵，漸漸地與晚霧融合了。『倫敦在我們的眼前毀滅了！我們得趕緊逃走快走！快走！』

他和喬弗樓爵士在左右兩旁扶住了夢娜，發腳奔逃了。這在殷格郎似乎是做了一個奇怪的噩夢。他們在靜寂的荒涼的街道上的脚步声，間斷的巨廈的坍塌聲，腐爛的屍體的惡臭，狼一般的野犬的梭巡，真使人覺得毛骨悚然。喬弗樓爵士的呼吸急促得喘不過氣來；夢娜的意識已有點昏迷了；殷格郎覺得頭痛，身體疲乏，僅靠着他的意志來搬動他的脚步。驟然，在面前的濃霧中，穿過了一束燈光來，而且有了人聲。殷格郎聽見喬弗樓爵士在說，『紅十字會分站，』『邊區地帶』……然後他的頭腦裏覺得一陣地昏迷，整個世界都融入黑影中去了。

## 二 病區巡禮

喬弗樓爵士獨自躺在實驗桌旁的椅子裏。他的紅絲纏繞的眼睛，現出很失望的樣子。他已經埋頭工作了五整天，想把這黃死病的病原菌分離出來，可是至今不曾得到滿意的成績。他沒有好好地睡眠，也沒有好好地休息，身體是非常疲乏了。他懶洋洋地望着壁上的地圖，心裏非常難過。自從他接到電報來倫敦以後，新的病毒區域，又在不斷地滋生。地圖上表示病毒流行地帶的黑圓圈，在逐漸加多，正像黃死病患者身上的潰瘍一樣。

他合上了乾燥的眼睛，殫思竭慮地想着。淒慘的面容在他的腦海裏不時地出沒。瞎了眼睛，爛了皮膚，不住地乾咳，不住地呻吟。哭喪着臉，哀號求救，卻沒有人來理會。這慘狀，他不敢想起，卻偏偏不由他不想。還有房屋的坍塌……更不知埋葬了多少人的性命？其他如橋梁，隧道，摩天樓等等，也都在崩裂傾圮。昔日繁華之地，而今盡變為廢墟。這是倫敦的末日，也許是全英國全世界的末日。物質的損失且不用說，單就生命的損失而論，據統計，已幾達萬人了。

他站起身來，踱到窗口，向窗子外望去，感覺到倫敦全市真如在地獄裏一樣。由於電



線的短路（俗稱碰線）使各處發生火災，把天空映得血紅。他隱約地聽見遠處房屋倒塌的聲音，樓下急救醫院中病人哀呼悲叫的聲音。在醫院的庭心裏，堆着一疊焦黃色的屍體，吸足了汽油，預備火葬。不久，屍堆裏火焰上騰，傳來了一陣肌肉的焦臭。喬弗樓爵士昏昏地搖了搖頭。這是不可信的可怕的事！想不到在這安靜的倫敦，竟會發生這樣的慘像！

外邊扶梯上傳來了脚步声，一個穿救疫義勇隊制服的人，跑進了實驗室來。

『今天的報告，喬弗樓爵士。』他轉向地圖，手裏拿着紅色鉛筆。『第一病區向西擴大，第二病區和第三病區漸近托坦漢的邊境。新起的第四病區正在橫過堤坊。聽說聞人中死亡的有海軍部福爾將軍，外交部祕書梅森博士，還有國會議員裴斯等六、七人。聖保羅銀行和大英銀行房屋勢將傾圮，已預先搬到孟徹斯脫去了。火警劇增，糧食缺少，問題已漸見嚴重。暴動尤……』

『夠了，亨利。』喬弗樓爵士揮手叫他離去，彎了腰，開始研究顯微鏡下的一片肺臟組織。

脚步聲又把喬弗樓爵士的工作打斷了。他不耐煩地擡起頭來，只見殷格郎面色青紫地站在門口。

『殷格郎！』喬弗樓爵士皺眉地說。『我想這事你可不用去管牠了。夢娜告訴我，你自從前天去了病區以後，身體就一直沒有回復。你應該再睡幾時，修養修養哩！』

『睡？』殷格郎笑着說。『我只是腦部受了一點震動，又沒有什麼重病，現在疫勢猖獗，病人日漸加多，醫院中的每一個鋪位正應該都給與患病的人。至於我，有着正當的工作要做。』他轉身望着窗外，注視着烈焰騰天的所在，那就是蔓延最快的第一病區。

『你知道這是什麼？』殷格郎又轉身來說道，眼睛裏冒着火。『這不是瘟疫，不是疾病！這是破壞！生命，植物，岩石，鋼鐵的破壞！是一種未知的力，在把這城市化爲無生命的荒地！這破壞力，人類沒有方法來阻止牠！除非有人能親自跑進這危險區域，去作實地的研究……』

『這沒有辦法，』喬弗樓爵士搖了搖頭。『最近已有三批探險隊進去了，可是至今

一個也沒有回來。進去就等於自殺。現在好許多科學家已經因此而喪生了。」

『斯坦其爾也死了嗎？』

『自從你得病的一天到現在，就始終沒有消息。』喬弗樓爵士說了望着壁爐架上的大烟斗。『這老博士也太可憐了！』

殷格郎拿起烟斗，好奇地檢視了一下。那烟斗的口是又大又深，柄裏的孔更大得詭異，差不多和鉛筆桿一樣。殷格郎忽地想起斯坦其爾不斷地吸着烟斗，卻並不點火；說起話來斷斷續續，像喘不過氣來的樣子，心裏就不免奇怪。他注視着烟斗，沈思地挖着裏邊燒焦了的烟草。突然他跳起身來，眼睛裏閃着光。

『喬弗樓爵士！斯坦其爾住在什麼地方？』

『他嗎？』喬弗樓爵士淡然地說，『我記得他是住在肯榮街六百四十一號。你問他做什麼？』

殷格郎轉身對着牆上的地圖，仔細地望着。

『肯榮街！』他激動地說。『剛好給我猜着，是在第一病區的中心！喬弗樓爵士！』他又冷笑着說，『如果有人找我，就告訴他說，我把這大烟斗送還原主去了！』

不待喬弗樓爵士的阻止，他早已走下樓梯，跑出屋子去了。

一小時以後，殷格郎已到達了病區的邊境。他站定身望了望那裏的紅十字會分站，只見救護車和搬運屍體的貨車，在門前往來不絕。然後他轉身向着克洛頓，走進了靜寂的荒無人烟的街道。

張開眼睛來是一片淒涼的景色。一排排的房屋，完整無缺的簡直沒有，不是坍了飛簷，就是破了窗子，有些甚至於只剩了一堆瓦礫，在隧道坍塌的地方，地上發生裂縫，倒落的電線，好似蛇一般地要噬人的樣子。

殷格郎在病區中走過了十來個門面，忽覺口腔裏鼻子裏有着一種刺激的感覺。他停了步。從袋子裏摸出兩個小包來。一包是個紙盒，裏面藏着白色的粉末。一包是一捲潮溼的繃帶。當他正在把白色的粉末灑到繃帶上去時，忽聽得背後有着腳步的聲音。

「殷格郎，」一個熟悉的聲音叫道。「你不能去！這是自殺！」

「夢娜！」他轉身來吃驚地望着她，「你怎麼知道？」

「爸告訴我，」她雙手拉住了他的臂膀，臉色有點慘白。「在這病區中心，誰也活不到一兩個鐘頭，殷格郎回去罷，現在還來得及！」

「我不能回去。」他倔強地搖了搖頭。「要是我找到了斯坦其爾，我一定可以明白這黃死病的原因。我必須前去！」

「要是你去，我也跟你去，」女郎勇敢地說。「生，死，我們是在一起！」

「也好。」他點了點頭，欽佩着夢娜的勇敢。「把這個戴起來，可以安全些。」他一面說一面把灑過白粉的繃帶，撕下一段來縛在夢娜的臉上，剛把鼻子遮住。「隔着這繃帶呼吸，不要張開口來。」

夢娜點點頭，好奇地看着殷格郎在剩餘的繃帶上灑着白粉，然後再撕下一段來縛在自己的臉上。預備定當，他們就向着病區的中心地帶走去。

沿途淒慘的景象，使夢娜永遠不會忘記。陰暗的街道，迷濛的新月。過去의 繁華已不留痕跡。可怕的屍體，在廢墟間這裏那裏地躺着……有的在逐漸腐爛，有的已只剩枯骨。一次，他們經過一處荒涼的雜貨店，只見有些骨瘦如柴的人，擠在一個放食品的架子旁。他們還活着，他們的紅色的眼睛，閃閃地發着光，由於瘟疫的作怪，已把他們變得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了。他們嘴裏嚼着食物，一看見可吃的東西，就痛叫悲呼，像野獸一般地爭奪起來。夢娜看見了這種情形，有好幾個月不能把牠忘記掉。

走了一個多鐘頭，殷格郎還是只管往前走，有時眼見上述的那種慘象，雖然是愛莫能助，總還停下來低回不忍離去。夢娜的眼睛作痛，皮膚像在燃燒的樣子。有好幾次，附近的房屋忽然坍塌，他們幾乎被壓在裏面；又有一次，他們走過一處發生火災的地方，忽遇汽油箱着火炸毀，火星四射。可是殷格郎還是冒險地繼續前進。

當夢娜正疲乏得不能再走的時候，殷格郎突然拖住她的臂膀，叫她停下來。原來在他們的前面，有一所幽暗的房屋，完整地矗立在廢墟之中。

殷格郎和夢娜悄悄地走近這巨大的幽暗的屋子，立即發現這建築物確與普通的房屋有顯著的不同的地方。第一，在牆壁的混泥土外面，現出一種玻璃狀的光澤；殷格郎猜想牠是一種琺瑯質那樣的東西，是用來保護房屋的。第二，所有的門窗都關閉得非常緊密，連隙縫裏也像嵌着什麼東西似的。但是最值得注意的，却是屋頂上冒着烟。那些烟霧像龍一般地盤旋飛舞，又經附近火災地帶熱空氣流的推送，就很快地向四方擴佈。夢娜只是驚奇地望着，呆呆地出神。

『跟我來，』殷格郎喚道，『我們跑進這屋子去！』

夢娜跟着他穿過街道。到了對面，殷格郎卻在瓦礫中東尋西找，結果拾起了一根短短的鐵棒來。他把這鐵棒抵入一扇窗子的下面，用力一撬，就把窗子推開了。

『你先爬進去，可不要做聲！』他說着幫助夢娜爬進窗口，然後自己也跟着爬了進去，把窗子關上了。

這是一間小室，四周漆黑，只從室外射進一點微弱的光來，看去好像是一間書室。殷

格郎擦着火柴來一照，只見寫字台上堆了一大批的文件。

『你看！』他仔細端詳着一把光亮的裁紙刀，看見牠的表面毫無鏽蝕的痕跡。『現在可以把我們的繃帶解去了！這裏的空氣很純潔啊，你看這些信！那是從柏林祕密警察總部寄來的！斯坦其爾原說是爲了政治的原因而離開德國，可是……』

門呀然地開了，這使格郎不得不轉身來朝着書室的門口，只見斯坦其爾已站在門外，臉上露着圓滑的笑容。

### 三 無形的空襲

『格郎先生，』斯坦其爾裝着笑容地招呼道。『夢娜小姐！是甚麼風把你們吹到這裏來……』

『我們是給你送烟斗來的。』格郎從袋子裏把烟斗摸了出來。『在一小時以前，我才發現你爲什麼老是吸着烟斗，卻永不點火。這是一個很巧妙的方法，斯坦其爾博士，



你在這大烟斗裏放着瀆毒物質卻把烟斗作爲防毒的呼吸器，我學了你的乖用了同樣的瀆毒物質——普通的小蘇打（碳酸氫鈉）——就能安然地跑到這病毒區域裏來。現在事情已非常明白，當你在那一天失去烟斗的時候，你爲什麼會這樣着急；你是怕沒有那呼吸器，就不能在這病毒區域中過分久留，是不是？而且這也說明了你在說話的時候，你的語音爲什麼總是非常急促，你的語句爲什麼總是非常簡短。現在，我已完全明白了。」

『好。』斯坦其爾點了點頭。『你很聰明！不過我不能讓這個消息走漏出去，所以現在只好請兩位在這裏權住一時了，好在我們都是熟人，我決不會有難爲你們的意思。』說到這裏，他的聲音驟然提高了，『恩斯特！快來！』

『不許叫！』殷格郎已伸手到衣袋裏，摸出一支手槍來。『斯坦其爾，現在你得和我們一同離開這裏！面對着這窗子，把你的手舉起來！』

『好敏捷。』斯坦其爾的視線怡然地從他的金邊眼鏡裏透射出來。『不過，我想你

這種恫嚇是沒有用的，殷格郎先生。你看……」

夢娜一聲驚叫，把斯坦其爾的話語中途打斷。殷格郎轉了個身，瞥見一個巨大的人影。同時一顆子彈從他的頭頂擦過，他一陣頭昏，就翻倒在地上了。殷格郎模糊地覺得隨後就給魁梧的恩斯特背負了走過幾條迴廊，穿過幾間暗室，一直走去。夢娜和斯坦其爾都跟在旁邊。最後斯坦其爾在一扇笨重的鐵門邊停下來，把門開了，他揮手叫夢娜跑進門去，又操着德語和恩斯特咕嚕了一回。那大漢點了點頭，把殷格郎背進了門口，就把門闔上了。

『殷格郎！夢娜輕聲地說，『你……你好吧？』

『沒有什麼！』他勉強掙扎起來，身體卻總不免有一點震顫。『只是在頭旁邊擦過，頭腦有點昏沉。我們總得設法跑出去，報告喬弗樓爵士。斯坦其爾一定知道這瘟疫的祕密。你想是不是在二個月以前，他到倫敦來，說是從德國亡命出來的，可是現在他卻把英國弄得七顛八倒，可以讓德國任意提出許多無理的要求，譬如加拿大、埃及、印度等地，都

可隨心所欲！』

『你以為這次的大瘟疫，都是斯坦其爾玩的把戲嗎？』夢娜恐怖得把眼睛大張着。  
『然而這怎麼可能呢？』

『我也不知道。』殷格郎搖了搖頭。『你還記得嗎？我們初到倫敦的那一天，我曾經借過威廉的錶來看。我又曾檢視過牆壁上石塊間的水泥。我發現威廉錶上的錶壳已經發曇，壁上的水泥已經鬆脆。斯坦其爾的發明不但會腐蝕人體的組織，而且還會腐蝕鋼鐵，水泥，橡皮……牠很像是一種酸！』

『一種酸！』夢娜若有所悟地說。『那倒很可以說明病人的皮膚為什麼會發黃，而且渾身是酸氣。不過要毀滅倫敦，就是把全世界所有的酸類都拿來應用，也沒有可能！而且他又怎樣取得這麼許多的原料呢？』

『這幾天來我就在研究這個問題。』殷格郎說。『不過無論這次的不幸事件原因如何，斯坦其爾總知道這個祕密。現在我們必須趕快設法逃走，去報告警局，來搜查這個

屋子！』

他咬緊了牙關，開始巡視他們的牢獄。這是一個小房間，裏邊並沒有放什麼東西，大概本來是當作儲藏室用的。靠後壁的牆上有一對窗子。開出去是一個築有高大圍牆的小天井；窗子的隙縫都經密封，窗口外欄着交錯的鐵條。般格郎呆呆地望着這窗子，眼光遲鈍地顯出十分失望的樣子。

『逃走是沒有希望了，』他自言自語地說，『除非……夢娜，你瞧！這個鐵柵裝在窗子外面，好得很！牠們一定像其他的鐵一樣，已經鏽蝕腐爛了。』他從袋裏把繃帶和蘇打粉摸出來，做了二個新的防毒口罩。然後他小心地在窗玻璃上猛擊了一下，把玻璃打碎了。

那鐵柵正如般格郎所預料，已經腐蝕得很深了。他一把抓住了鐵條，用盡渾身的氣力，使勁地拉着。一次，兩次，三次；他的手臂覺得漸漸酸痛起來。但是那些鐵條終於彎曲了，結果把整個鐵柵一同從窗檻裏拉了下來。

『好，』他輕聲地說：『快走吧！』

夢娜點了點頭，從窗口爬出去，輕輕地跳落在小天井裏。跟着殷格郎也跳了出去，站在夢娜的旁邊。他的眼睛望着天井四周骨碌碌地轉動着。

『這牆壁太高，沒有方法爬出去，』他恨恨地說，『喔，這裏有一個汽車間，我們過去試試那扇門看。』

他們悄悄地避着月光，跑向汽車間去。殷格郎把門一推，發現牠原是開着的，就立即踏了進去。他用手電筒一掃，照見其中空無一物，靠街的那扇前門，用鎖來鎖着。殷格郎失望地嘆了口氣，覺得毫無辦法。突然他發現地下有一塊大木板，板上有隻大鐵鑿。

『下邊有地道！』殷格郎彎了腰，去提起那鐵鑿來。由於鉸鏈的靈活，那木板很容易地揭開了。粗糙的石級，望下去黑沈沈，看不見什麼東西，只傳來了一陣觸鼻的霉臭。

『坐着聽死，還不如冒一點險。』殷格郎說着就舉步跑了下去。『你跟着我，夢娜。』這石級的底離汽車間的地板約有十英尺。下邊是一條黑暗的隧道，直通到一所屋

子邊。他們小心地在黑暗中摸索着前進，肌肉緊張，猶恐踏着什麼機關。

『我想這隧道是用來搬運原料的，』夢娜輕輕地說。『他們可以在夜間把貨物運進這汽車間，然後把牠們從隧道裏搬到祕密的地下室中，可以避人耳目。』

『對呀！』殷格郎點着頭。『並且……你看，前面有光！』

他們屏息地走着。夢娜心跳不住，覺得渾身緊張起來。突然隧道轉了一個大彎，走在她前面的殷格郎呆立不動了。

在他們的前面，是一間巨大的房間，室內電炬通明，耀人眼目。從牠的外形看來，殷格郎猜想牠是一間防空的地下避彈室。這地下室的大部分空間，堆着成千成萬的大布袋，大小和水泥袋一樣。其餘的地方安放着各種實驗的儀器，還有一架強力的電動機。忙着把袋子裏的東西裝到一個大玻璃球裏去的，便是那個大漢恩斯特，他的黎黑的臉上，露着瘳惡的笑容。

殷格郎呆立了好一會，一方面在窺視室內的景物，一方面在考量自己決不是那個

粗魯的德國大漢的匹敵。然而他自信，若是能出其不意地突然加以攻擊，那末這勝負的決定也許可以改變過來。

他悄悄地慢慢地向恩斯特行近，夢娜卻依舊站在隧道的口頭，屏息地望着。殷格郎漸漸地離那大漢只有六七步了……四五步了。

恩斯特忽然若有所覺的旋轉身來。正當這個時候，殷格郎早已托開了手臂出其不意地衝過去攔了他一個耳光。恩斯特喫驚地倒退了幾步，他定了定神，就立即向殷格郎撲來。殷格郎正想轉身躲避，卻給那高個兒的恩斯特從後挽過臂膀來把咽喉扼住了。

夢娜在旁邊目不轉瞬地望着，心裏是異常着急，卻也想不出什麼辦法。殷格郎的臉色發紅，眼睛突出，喉間喘不過氣來……恩斯特的手臂是愈扼愈緊了。

殷格郎在無可奈何中，突然彎下身子去攀住了恩斯特的左足，他用盡了渾身的力氣，挺起身體來向後一聳，兩個人就同時仰天翻了下去。骨的一聲，恩斯特的頭顱重重地磕在水泥地上，立即昏了過去。

『殷格郎！』夢娜興奮地跑了過來。『你……』

『真是碰運氣！』他拾起一條繩子來把恩斯特的手足綁住了。『讓我們仔細看看這裏的機械罷！』

這些儀器經仔細的觀察，使夢娜莫明其妙。在地下室的一邊，有一個巨大的管子，從室外通入。一架電動的抽氣機，在室外的空氣，壓入一個直徑六英吋的大玻璃球中，方才恩斯特就在把布袋中的東西裝到這個大玻璃球裏去。

深灰色的粉末在玻璃球裏飛舞。在球的另一邊，還有一個管子，這管子導入靠壁的火爐中，直通烟窗。管子的一端，有一個螺旋的活門，可以調節吹入煙窗中的粉末的分量。『這裝置是很明白的，』殷格郎喃喃地說。『抽進來的空氣，挾着玻璃球中的灰色粉末，經烟窗而噴出。再藉着風力的作用這些粉末就逐漸散佈到全倫敦的空氣中……夢娜，這些灰色粉末，一定就是造成不可見的大破壞的原因！』

『不過……』她望着在玻璃球中飛舞着的粉末。『我不能相信這是一件可能的』



事……」

『就是我也不能確信，』殷格郎搖了搖頭。『不過我可以斷定，這些灰色粉末一定是一種酸。否則那球又何必用玻璃來做。問題是這一點酸還不夠造成這樣的大破壞。』他靜默了好一會，眼睛凝視着那玻璃球。忽然他仰起頭來。『啊，我明白了。這是可能的事！這是一種觸媒！空氣中有着無限量的氮，氧和水分，從這氮，氧和水，就可以生成無限量的硝酸，空氣中充滿了硝酸，就足以腐爛人類的肺臟，破壞水泥、鋼鐵、石子……等物質，把倫敦變成了活地獄！修羅場！』

『這灰色粉末怎麼會有這樣的威力呢？』夢娜不信地說。『而且即使把地下室中全部的灰色粉末都散佈出去，也不能充滿現在的病區。』

『你不要小看了牠！』殷格郎喟然地說。『觸媒的作用是發生在牠的表面上的。現在假定一克的粉末能研成直徑爲百萬分之一厘米的微粒，那末一克粉末的表面積就要有一五〇〇平方英尺。你想，一千五百平方英尺的造酸表面只有一克！那末一噸的粉

末的表面積該有多少呢？並且你要記住，每一平方英尺的造酸表面，他所造成的酸是沒有限制的，而氮、氧、水分這三種原料，在空氣中又可以予取予求，永遠不嫌缺少。」

『這祕密全給你揭破了，殷格郎先生，』他們的後面發出了一個嘲笑的聲音。

殷格郎和夢娜旋轉身來。在室的一邊，站着斯坦其爾，臉上顯出惡意的笑容，手裏執着手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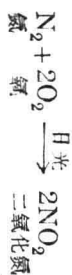
『既然這樣，』他猶笑着說，『我也只好不客氣了。我這祕密將使我的祖國獲得新的土地，新的榮譽！牠現在已使英國人束手無策！將來我們還預備把這瘟疫傳到貴國去哩！……他又是一聲猶笑……』現在你們兩個既然已知道我這祕密，我就不能饒恕你們了。』他的眼睛瘋狂地望着殷格郎，把手槍提了起來。

夢娜的粉紅的臉色泛白了。她縮在火爐旁邊的壁角裏，眼怔怔地看着殷格郎。他的右手伸在背後，好像在捻着什麼東西。室中沒有聲息，只有那強力的抽氣機在協着節奏地達達作響。斯坦其爾站在大玻璃球的旁邊，顏面非常緊張。

『請你等一下，博士』，殷格郎強作鎮定地說道。『死，我不怕，只是你這灰色粉末究竟有何作用，我還不能確定，請你滿足了我的好奇心。』

斯坦其爾得意地笑着。

『簡單極了，孩子，很簡單。這作用所需的能，是由日光中的紫外線供給的，正如植物中的葉綠素，利用日光中的能，吸收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和水份，而造成澱粉一樣。這就所謂光合作用（Photosynthesis）。惟其如此，所以我這灰色的觸媒只能在白天有陽光的時候纔發生作用。牠最初在表面吸收了氮和氧。經太陽光的照射，氧和氮就化合而成二氧化碳（即過氧化氮）。



二氧化碳再與水分發生作用……你總知道，對於這個變化，倫敦的霧是一個最好的環境……於是就生成了硝酸和一氧化氮。



這變化中所生的一氧化氮，更可以與空氣中的氧相作用，而生成二氧化氮。這二氧化氮若與水份相遇，就再起作用而變成硝酸。至於我這觸媒，是一種有機化合物，其重要成分是鎂，在長長的碳原子鏈的末端附着個重金屬原子……』

般格郎似乎並不在聽他的講解，他的眼睛時時在望着那個大玻璃球，馬達的聲音似乎突然變了異樣的聲調。夢娜呆呆地站着，像蠟人一般，她隱約聽見斯坦其爾似乎在說，『……關於我這觸媒的作用，你現在總可以明白了，你還有別的話麼？』

斯坦其爾的手槍又舉了起來。他的表情是麻木的，冷酷的。般格郎情急地望着前方，臉上淌着汗水，似乎在等待着什麼東西。斯坦其爾的手指已經搭上槍機了……突然一種破裂的聲音從玻璃球中發出。斯坦其爾喫驚地把面孔旋了轉去。

『夢娜！』這是般格郎的聲音，粗厲中帶着興奮。她覺得他的手在牽着她，把她拉倒

在地上。

正當這時候，一陣猛裂的爆炸聲震撼了全室。大玻璃球碎成千百個小片，飛滿了一地。斯坦其爾恰巧站在玻璃球的旁邊，給彈片所傷，撲的倒在地上，他的臉孔沾滿了血污，像載着假面具一樣。

『殷格郎！夢娜看見他站起來彎了腰，在推着那躺在血泊中的斯坦其爾。』這，這是什麼一回事？』

『壓力空氣的壓力。』他一面說，一面摸出些繃帶來把斯坦其爾的手足都縛住了。『我把那通氣入烟窗的調節活門關了。馬達繼續在抽氣，玻璃球中的氣體就逐漸增多；但因沒有出路，自然把玻璃球爆破了。現在，』殷格郎決斷地說，『我們必須去檢查斯坦其爾的文件，趕快把其他病區中的祕密機關地址查出來。然後報告警局，叫警士們戴了蘇打濾毒面罩去圍剿。等到機關破獲以後，第一樁工作就是先把觸媒噴發裝置中的馬達關上，不讓這些灰色粉末飛揚到空氣中，使病區不再擴大，以後我們只要用些鹼性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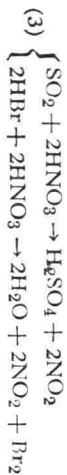
質來消毒，事情就不甚費力了。』

『謝謝天，倫敦已得到了再生！』夢娜說着，快活地挽了殷格郎的臂膀，一同向隧道裏走去。

● 凡兩種物質同在一起，因有某種第三物質之存在，而使其發生反應，或反應加速者，則此第三物質稱爲觸媒或催化劑 (Catalyst)，而其作用稱爲接觸作用或催化作用 (Catalysis)。現今大都數的化學工業，無不利用觸媒，如製硫酸以鉑爲觸媒，製乙醛以銅爲觸媒，製氨以鈾或鐵爲觸媒，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化學反應中利用觸媒，不但可以縮短反應的時間，且可減輕壓力，降低溫度，使工業生產上減少成本，增加收穫。故觸媒爲近代化學工業上最得力的助手。此處所說利用觸媒的作用，而使空氣中的氮，氫，水在平常壓力與溫度下化合而成硝酸，看似荒誕無稽，事實上倒並不是一種越出情理的想法。觸媒之奇特的作用，雖然還不盡爲現代科學家所理解，但其神通之廣大，卻早已爲有目共睹的事實。單就唾腺內酵素的作用而論，就夠人驚異不置，試想在攝氏三十七八度的溫度，一大氣壓的壓力之下，不藉酸類的作用，牠竟可以在數分鐘內把一口飯裏的澱粉，變成葡萄糖。這工作，你就是叫世界上最著名的化學家

去做，也是做不出來的。

● 關於觸媒的作用向有兩種解釋。一爲中間化合物說 (Intermediate compound theory)，一爲吸附說 (Adsorption theory)。前者完全作化學的說明，以爲反應物質與觸媒之間先生成不安定的中間化合物，此中間物質再與反應物質起第二次之反應而生原觸媒及新化合物。如以溴爲觸媒，而使硫與硝酸作用而成硫酸，其反應如下：



吸附說與上說相反，完全作物理的說明。此說以爲反應物質被體觸媒之不均勻表面所吸附，起加壓及發熱現象，而使反應進行。是以有強大吸附性之炭質，可爲有效的觸媒。例如以獸炭爲觸媒，可使一氧化碳與氯起反應而生成氧的氯化物，即著名光氣 (Phosgene,  $COCl_2$ )。以上兩說都有許多缺點。近科學家已把物理的說明與化學的說明融合了起來，此種概念之發展以得力於普林斯登 (Princeton) 大學之泰勒教授 (Prof. H. S. Taylor) 爲多，稱爲接觸表面說 (Theory of catalytic

surface)。此說以爲固體觸媒之接觸能，係由於物質之結晶構造而來。在結晶體（即原子的排列有一定次序者）之表面，特別在尖端及稜角之處，其原子尙保有若干殘餘之結合力，而成不飽和狀態。此種不飽和原子對於外來分子有強大的吸附力，因而成爲活性極強之觸媒作用之中心點。例如以銀及銅爲觸媒，可使由二原子構成的氫分子（ $H_2$ ）變成化學性極強的氫原子。以鈦爲觸媒，可使氮分子和氫分子也分離成原子狀態，或者說變成一原子構成的分子，這類分子，其化學性都是極活潑的。

⑤ 因葉綠素爲一種含鎂之複雜有機化合物，斯坦其爾用以製取硝酸的觸媒，其作用既與葉綠素相似，所以這裏也把牠想像爲一種含鎂的有機物。此係假想，並非事實。



## 在北極底下

### 一 地磁暴

清澄的夜，沒有月光，閃閃的星羣像濃霜般地凍結在黑沈沈的天幕上。哈葛德撐定了分開的兩腿，順着漁船「安尼斯昆」號的顛簸起伏，向海口駛去。他的粗大而多毛的手緊緊地把住舵輪，他的堅強的牙齒咬住了煙斗的短柄。在厚厚的眼鏡背後，他的失神的眼睛，在向黑暗中注視着。時時抿起嘴唇，從駕駛室開着的窗口，向發出燐光的海面上吐了口痰。

一曲口琴從艙中傳來，沖破了單調的引擎噪音，接着來的是船友們的一陣哄堂的歡笑。哈葛德覺得高興起來，從羅盤箱的微弱的燈光中，看見他乾癟的臉上，微微地露出了一絲笑容。日間捕漁的成績，着實不差，船友們一個個都興高彩烈。海水也平靜，沒有什

麼巨浪。由於習慣，他探頭到窗口去，仰看着北極星，想把牠和羅盤核對一下。

他茫然轉移他的目光到羅針片上，忽的吃驚起來，險些兒把銜着的烟斗掉到地板上。他懷疑地望着那羅針片，又把烟斗的柄死勁地一咬。那烟斗就拍的斷了。『奇怪！』

他自言自語地說：『是北極星發了瘋，還是我在做夢！』

他默想了好一會，然後又向天空呆呆地望着。北極星離右舷船首不到半點，又皎潔，又光亮。他再去望望那羅針片，結果還是失望。他把眼鏡卸下來擦了擦亮，疑心眼鏡上也許濺着水花，把視線彎曲了，可是當他把眼鏡重戴上去時，證明他的推測是錯誤的。

他第三次望望北極星，又回頭來望望羅針片。他的臉色漸漸沈下去，終於喉間發出一聲怪叫，探頭向門口驚叫道：『哀列克拿孫！快些來！一件奇怪的事情……我不知道是爲什麼！』

口琴的聲音立刻停止了。甲板上有一陣混雜的脚步聲。哈葛德站在羅盤箱邊，一手指點着羅針片。『現在牠指着北東，』他大聲說，『而北極星却在我們的右舷船首。我們』

「怎麼會向北東行，同時又向北西行呢？」

船友們圍在他的四周，都顯出驚訝的樣子。其中有一個把羅盤箱搖了一下，却見那羅針片慢慢地離開所指的一點，更向東首轉去。他們緊張地注視着，希望牠停止了再轉回到原來的方位，但是出乎意外，那羅針片竟並不回頭，一直轉了過去，繞上大半個圈子。

大家看到了這種現象，都驚詫起來。照理推想，這樣的亂子是不應該有的，附近又沒有巨大的鐵器，足以阻礙地磁的作用。但是事實證明這推想全不可靠，因為那羅針片還是在無目的地繼續亂轉，好像已不再受磁力的作用的樣子。哈葛德失望地搔着頭皮說：『不知是我們發了狂呢，還是羅針盤着了魔？或是北極星在像螢火虫一般地飛？』

就在這同時，凡是在北半球的人，都驚奇地發現羅針盤失了常態。各大郵船上的船長忙着發電到各處去詢問方位，他們已不相信他們用慣了的羅盤，因為他們的磁力羅盤和迴旋羅盤<sup>②</sup>所指示的方位並不一致。天文學家發現他們一向準確的固定羅盤，和

由望遠鏡所測得的方位，相差至自數度至一百八十度之多，他們向其他的觀象台發出無線電報，徵詢有沒有發生同樣的事情。

航空機師發現他們在五分鐘前，正以二百英里的時速，向目的地的反對方向行去。他們向羅盤注視着，却見牠在無目的地亂盪，時而東，時而西，時而北，時而南。

以太<sup>⊙</sup>中發生了很大的紛擾，離奇的無線電報，從各方面播送出來，從迷途的船舶，從盤旋在天空而不敢降落的飛機。燈塔中的守夜者疑心他們的大石塔正在海灘上旋轉，也發電去報告海軍觀象台。海軍觀象台裏的人同樣莫名其妙，雖然藉許多專家的努力，還是猜不破這個啞謎，結果他們只有束手坐待，靜候着那個謎底的揭曉。

在三小時以後，北半球這半個世界中的羅盤針，漸漸恢復了常態，而守住了幾千年來的老位置——正北。北極星又和那忠誠信實的鋼針，也就是航海羅盤中的羅盤針保持着同一的步調。幾小時前的那種極度緊張紛擾的狀態，倏地過去了。

全世界知道這個奇怪現象的，只有一個人。可是他沒有方法來阻止這大亂子的發

生而且當時他自己也在生死的關頭。

## 二 迷路

這個人的名字叫凱恩，他是在威爾士王子地 (Prince of Wales Land) ① 和同伴失散而迷了路的。

據當時報紙的謠傳，說北極地方居住着一種奇特的人種，司密孫研究院爲了明瞭事實的真相起見，特地組織了一個北極遠征隊，去從事實地的調查，年青的人類學家凱恩，便是這遠征隊的隊長。

凱恩自從和他的同伴分散了以後，一連找尋了三天，還是不見一些蹤影，心裏就不覺着急起來。他已經沒有食物，沒有淡水，個人的生命，只有憑命運去擺佈了。

他孤獨地只管向前走。他的腳趾凍僵了，他的手指麻木了。他已記不得時間，② 望開去只有白色的雪，除了雪，什麼也沒有看見。各種的感覺融合而成爲一種空虛和失望。

但是人類的希望之火是不可壓滅的，牠催迫着凱恩作繼續的掙扎，盡他最後的一分量來與環境相搏鬥。

在這最後關頭，凱恩突然立定了，他似乎聽見了什麼聲音。他的愁苦的臉上忽的塗上一層歡快的顏色。他呆呆地注視着地上，好像聽見有一種衝擊的聲音從地底下出發。他起初還疑心他腳底下的冰塊正在碎裂，但一轉念又覺得這並不是碎裂的聲音。

這聲音是平穩而有規則。牠很像遠地方所聽見的引擎聲音，不過這判斷多分帶着一點想像的成分，並不能確切地證實。他站着呆立了好許多時候，滿想把這聲音判別出來，可是結果還是無法確定。

他偶然抬頭向四處一望，只見前面不遠處有一個小小的黑色的東西。他不覺驚喜地奔了過去。跑近一看，卻見是一種煙囪樣的大鐵管，深深地埋在雪裏。他把管頂的積雪撥開，發現那上面有一扇裝着把手的門。

凱恩毫不遲疑地把門揭了起來，向裏邊一望，却黑沈沈地看不見什麼東西。他從身

邊摸出一根火柴來，擦亮了照過去，只見在這筒形的鐵壁裏面有一隻鐵的梯子。他把火柴投下去，憑着那微微的火星，照見那梯子深不見底。

他鼓勇爬了上去，由於衣服的臃腫，好容易才鑽進這個狹小的洞口。他在黑暗中沿梯子摸索下去，走了許久，突然覺到眼前有一點亮光，俯首一望，看見有一種乳白色的微光從洞底下射來。

凱恩的身體雖然已很疲乏，可是好奇心驅使他快地爬下去，沒有停下來息一息力。等到他的脚在地面上一蹙，纔知道是走完了梯子，已經到洞底下了。他向四面一望，發現自己是在一處門廊面前。四周的牆壁，以及行走的地面，全是用光滑的冰塊來築成的。離開他約十尺光景的地方，在厚厚的冰壁裏開着一扇門。

凱恩悄悄地溜進門去，他的眼睛突然張大了起來。這是一個巨大的冰窟，從地面到窟頂足足有三十尺高，光滑而纖長的冰柱從地面一直撐到屋頂。壁間多稜角，像犬牙一般。左右兩壁各彎成大圓弧，在離凱恩所站的門口約二百尺處，方匯合在一起。

地面上不用說也全是冰，不過雕着鋸齒狀的圖案，大約是嫌太滑了容易摔交的緣故。窟內沒有燈光的設備，但是在牆壁裏，地面下，屋頂上，都能發出一種柔和的藍光。

靠左手的冰壁是一架黑色的大機器，發出一種轟隆轟隆的聲音，把全窟都震動着。方纔凱恩所聽見的聲音，顯然就是從這裏來的。這機器看去結構堅固，能力強大，除了飛輪的疾轉外，靜靜地僵臥着一動不動。

在另一邊的冰壁旁，是一個非常巨大的線圈，從地上一直盤到窟頂。這線圈是用一種綠色的質料來製成的，對徑有六尺多闊。

凱恩看見了這樣偉大的設備，尤其是在冷落的北極，心裏不由不吃驚起來。他的疲乏了的身體，幾乎不因此新奇的刺激而癱瘓了下去。正當這時候，雜在這機器的噪音中，忽然有女人的驚叫聲從對面傳來，響徹全窟。

『叔叔！門口有人！』

凱恩從聲音傳來的方向望過去。他的嘴張大了，在這奇異的室中他又發現了新的



奇蹟——一位非常美麗的女郎，她的美麗，使這青年科學家無視了世界上所有的女人。她離開他只有二十來步，她的手又着喉部，顯出非常驚駭的神氣。她剛從一個冰柱的背後跨出來，所以方纔沒有看見凱恩。她的纖小苗條的軀體上，穿了一件配身的白皮短褂，和一條用同一質料製成的華麗的長裙，她的玲瓏的脚上穿了一雙哀思基摩式的短靴。她的暗黃色的光亮的捲髮，襯着那白色的皮裘，越顯得秀美動人。

她的櫻紅色的嘴唇，由於吃驚而寫出一個小小的『O』字，她的藍色的眼睛張得大大的。

在女郎身後的門裏，閃出三個人來。其中的一個，高個子，闊背肩，留着短短的燕尾式的鬚鬚。他的臉色顯得很慘白，情緒十分緊張，但是吸引凱恩注意的，却是他的眼睛。牠們在黑色的額骨下燃燒着，像是綠色的螢火，在這裏面充滿着仇恨與報復。他突然伸手到灰色的外套中，拿出了一支手槍來。

這把年輕的人類學家，駭得呆了，他站着一動也不能動。他的腦海中浮起了一種絕

望的念頭。三天和冰雪冷風相搏鬥，兩天得不到食品，這樣下去，即使不死於此，也沒有方法來活下去的。

生存的時間似乎更少了，他看見那個生黑鬚鬚的人，手指搭上槍機。他僵挺挺地站着，等待槍聲響時，一粒子彈穿過他的胸膛。他似乎看見一個小小的白影在對面閃動，接着就聽見女郎的驚叫聲，『慢！也許他不——』

可是子彈已經飛了出來，只是沒有打中。凱恩聽見了震撼全窟的槍聲，兩腳一軟，早就倒在地上，昏了過去。

### 三 北極底下的秘密

隔了許久，凱恩纔漸漸蘇醒過來。可是他依舊閉着眼睛，因為他太疲乏了。最後，當他張眼看時，只見他已換了一個場所。他所住的是一間小室，四周也是冰壁。他把一手撐在腰後，自己掙扎着坐了起來。

『覺得好些麼？』有人在輕輕地問，是女郎的溫和親切的聲音。

他瞥眼過去，看見她站在他所睡的吊牀的頭邊。在她的眼睛深處，藏着無限的深情。凱恩搖了搖頭。『疲倦，』他呻吟地說，『並且餓！』他用盡了力氣，說出最後的兩個字。『我早就料到的，』她笑對他說，『如果你能夠掙扎起來走到隔壁的屋子裏去，那末，雞蛋，火腿，聽你吃一個飽。』

雞蛋，火腿！凱恩立即就從牀上跨了下來，鼻子裏彷彿嗅到了火腿的香味。他跟着女郎跑到隔壁的小餐室中。不一會，女郎已給他預備好溫熱的豐盛的食品，他就坐在一張長長的餐桌上狼吞虎嚼起來。他已餓得來不及設想，在這極北的地方，那兒來的這種精美的美食。

正當他在吃的時候，方纔他所看見的三個人又跑了進來，其中的一個，就是要發槍打死他的人。他們跑進來坐在他的身旁，一聲不響地看着他。凱恩一面吃，一面向他們望着。那個留着燕尾鬚的高個子，情緒已經安定了。他的表情是冷酷而有敵意的。

其他兩個，一個是長瘦子，面色很慘白；另一個是矮胖子，滿臉鬍鬚，禿着頭頂。

凱恩的眼睛回轉來望着那個面貌最兇險的人，他顯然是三人中的領袖。他的顴骨高高的，襯着一雙凹陷的綠色的眼睛；他的頭髮披散在兩旁；頭頂上幾乎是平的，這使凱恩在記憶中留下一個很深的印象。

最後凱恩把刀叉放下，把椅子拖在一邊。

『好好地把你的職業告訴我們，』那個人說。

凱恩不高興地望了他一眼。『我是喬治·凱恩，』他簡短地說。『我是到威爾士王子地來探險的。在兩天前我和我的同伴失散了，現在我能夠找到這裏來，自己覺得是十分僥倖的事，却想不到險些兒因此送了命。』

那個人聳了聳肩，嘴上露出淒苦的笑容。『我們有仇敵，』他簡捷地說。『我們看見你闖到這裏來，就誤當你是敵人。我們對你的非禮，十分抱歉，請你不必介意。』說着他指着他身邊的兩個人。『他叫維勒斯，他叫卡希爾，是我的助手，』他介紹說，頭也沒有回過。

去。『我是亨利·卡梅隆；這是我的姪女沙龍。』

亨利·卡梅隆！凱恩覺得這名字有些耳熟。後來他記起來了。亨利·卡梅隆在三年前，曾經因為磁鐵的研究而得到諾貝爾獎金。他積多年的研究，發明了一種導磁性（Permeability）<sup>①</sup> 特強的鐵，叫做卡氏鐵，這種鐵一到了市場，不上幾個月，就壓倒了鋼鐵工廠中用以搬運巨大鐵器的普通電磁鐵。他所製成的卡氏鐵，其導磁性比導磁合金（Permalloy）<sup>②</sup> 要强幾百倍。卡梅隆在其後的兩年中，已經發了一筆大財。

卡梅隆的機警的眼睛，覺察了凱恩的意思，就輕聲地說，『那末你預備什麼時候離開這裏呢？』

『叔父！』沙龍插口道。『凱恩先生剛剛清醒，纔吃過一餐菜，你就要逼他走，這怎麼說得出來？』

卡梅隆不去理會她。歇了一會，他聳了聳肩說，『好罷，我想兩天之後，你總可以復元了。到那時候，天氣必轉晴朗，你可以多帶些乾糧出去。』但是他的眼睛裏帶着一種威脅

的神情，凱恩看得很清楚。他向女郎點了一點頭，說：『我想我的姪女一定會領你到四處去走走的。』

他跨着大步跑出門去，高高的卡希爾和矮胖的維勒斯跟隨在他的後面。

沙龍想解釋一下。『我的叔叔是很——對於生客是很沒有禮貌的，』她囁嚅地說。『等到他和你相熟一些以後，他一定就歡迎你在這裏住下去了。』

凱恩立起來，深深地嘆了一口氣。他吃了些溫暖的食物以後，他的體力似乎已恢復一些了。他直挺挺地站着，顯出十分英勇的樣子。他憤憤地說：『要是他沒有禮貌到開槍打人，他簡直是個瘋子了！』

女郎的紅潤的嘴上露出淺笑。然後轉身來說：『你喜歡看看這地下的景色吧。來，跟我去。』

凱恩跟在女郎的背後，穿過一間小室，跑到了那巨大的洞窟中去。

『告訴我，』他追上沙龍，熱切地說。『這些是什麼？誰造的？造來做什麼？』

『這是一些哀思基摩人造的，』女郎笑着說，『而這些哀思基摩人，却是我叔父雇來的。造的時候我不在這裏，我也纔來得個把月，所以詳細情形不十分仔細。至於造來做什麼——據說是叔父要大規模地開一個石油井。他似乎在這裏發現了一個蘊藏量極富的油層，因此他就在這裏建築起採煉石油的工場來。那邊的就是抽油機，』他指着那巨大的機器說。『這機器真不知有多少力量，牠能夠把地底下八英里地方的石油抽上來。』

『八英里！』凱恩吃驚地說。

『八英里！』沙龍說，『這機器聽說是特地設計着的。』

『這好像是一個大線圈，不知有什麼用處？』凱恩問。

『這東西連我也不懂得，』沙龍笑着答道，一邊說，一邊走向那龐大的綠色線圈。那東西很有點像盤梯，一直通入地下。『我的叔父告訴我，這東西是用來蒸餾石油的。』

『我看有點不像吧——』

這時候，在他們的背後傳來了腳步聲。維勒斯已站在凱恩的身旁，在他厚而多肉的脣上，露出一種陰險的笑容，他的矮胖的身體，搖擺不定，似乎十分得意的樣子。『沙龍小姐的話一點不錯，』他說，『這是卡梅隆先生精煉石油所設計的特別裝置。』

凱恩警覺到維勒斯所說的全是謊話。顯然這裏包藏着某種祕密，是卡梅隆所不喜歡人家知道的。凱恩抑制了他的感情，問道：『卡梅隆先生什麼時候喜歡研究起石油來呢？我記得他是研究鋼鐵的呀！』

『你知道——』維勒斯說了半句話，却並沒有說下去。『恐怕沙龍小姐還沒有告訴你我一句要緊的話，現在就讓我來說了罷。你在這裏什麼地方都可以走動，只是你不能跑過這個蒸餾裝置去。在那邊的機械是非常複雜的，你進去也許會發生危險。』他說了這話，就轉身走了。

凱恩看着他走遠去，皺了皺眉，向着沙龍姑娘說：『我很想洗一個臉，還要修一修面，不知道這裏是否便當？』



沙龍抱歉地說：『真對不起，我簡直忘記了，在你所住的那一間小室裏，什麼東西都有。』她下意識地神情緊張，臉上泛起了紅潮，把披散在前額上的捲髮掠了掠齊。

凱恩囁嚅地說：『謝謝你，』說着就離開了她。

他回到小室裏，在一隻小火酒爐上煮了點水，洗臉，修面，着實忙碌了一會。他的心裏，滿肚子的狐疑，不知道這個奇特的世界裏藏着些什麼祕密。他覺得卡梅隆對於石油是一定不會感到興趣的。然而那架機器在從地下抽取什麼東西，却又是事實。這個矛盾，他怎麼也解釋不出。

他猛然記起，在不久前所聽到的關於卡梅隆的謠傳。據說他所發明的卡氏鐵，應用的成績並不好。用過了一年以後，牠的強大的導磁性已大部分消失。爲了維持信用起見，卡梅隆就不得不免費給買主們再加處理，然而這筆費用却很可觀了。不過這祇是一種謠傳，是不能全信的。

最後他決定不再去胡思亂想，卡梅隆的話也許是對的：他在這裏鑽掘一個油井，猶

恐有人嫉妬他的發現，所以不願意任何陌生的人跑進這個洞窟裏來。

凱恩把修面的用具都收拾定當，然後預備到各處去作一次秘密的偵查。他想到，若能在這裏仔細地巡視一下，也許可以解決他心裏的矛盾。他發現這小室的後門，通入另一處地方，這是他沒有到過的。

他無目的地跑了過去，轉上幾個灣，自己也不知道已到了什麼地方。他看見有一扇門半掩着，就輕輕地推開來潛行了進去。他的心爲四周神祕的景象所吸引，幾乎沒有留心到沙龍小姐也在室內。她蹣縮在一隻椅子裏，兩臂圈在椅背，臉孔埋在肘間的空缺裏。她的肩頭顫動，輕聲地酸心地在嗚咽着，似乎有許多難言之隱，無法解脫的樣子。

凱恩一發覺了沙龍，就衝動地大步跑了過去。他給女郎的悲傷所感動了，他和沙龍的認識，還不過一兩小時，他自己也不相信，這淒楚的哭聲，爲什麼會這樣地叫他難受。

『噲！沙龍！』他親切地說。『怎麼啦？有什麼傷心的事呢？』

沙龍抬起了頭，旋轉了身。她的臉色慘白，劃着一條條的淚痕，下唇還不住地發抖。

『喔！』她氣喘喘地說，『我——我——』

凱恩更挨近一點去。他的面貌看去很年青，很勇武，態度却非常親熱，其中似乎藏着無限的深情，却絕對不是普通的所謂憐憫。

『這不關我的事情吧，』他說，『請你告訴我，只要我的能力所及，我一定會竭全力來幫助你的。』

沙龍的兩眼望着遠處，站了起來。她跑向壁角裏的一隻小小的袋子邊。她望望這裝得滿滿的袋子，然後轉身來絕望地說，『我真不知道怎麼辦纔好。要是我真的這麼做，我想——』她失望地搖了搖頭，又轉變了話題，『我確實知道，我叔父的目的，並不在開採石油。我想他的企圖遠比這個巨大。』

凱恩苦笑着，『不想你也覺得這地方藏着什麼重大的祕密。我原來還以為是我的神經過敏呢。』然後他更嚴肅地問，『告訴我——你知道你叔父在這裏幹些什麼？你怕他，是不是有確實的理由，還是僅僅是直覺？』

沙龍又望着那個小袋子。『雖然是直覺的，可是我願意冒着險，逃開這裏，』她堅決地說。『這幾天來，我已處心積慮地做着準備的工作。我已從叔父的貯藏室裏，偷偷地拿了許多做成藥片形狀的濃縮的乾糧，藏在地道外的雪堆下，足以支持一個月的食用。』

凱恩輕輕地點着頭，『卡梅隆是怕他的祕密會洩漏出去，所以竭力把真相隱蔽起來，不給你知道。』

『你的話說得很對，』沙龍回答道。『我先前也不懂他爲什麼要我到這裏來。後來我明白了，他大概不願意把他所告訴我的話宣布出去。他要把我關在這裏，使我一生永遠不見天日。他以前曾經對我說過，他要到維多利亞島去，最近他就試探我有沒有把這件事告訴過人家。幸虧我確實沒有說出去，所以還沒有鬧出什麼亂子來。』

凱恩凝視着她，沈默了好久。『那末，這裏究竟是在什麼地方呢？』最後他問。

『你還不知道麼？』女郎驚奇地說。『我們是在波西亞半島，或則說得嚴密一點，是在波西亞半島的地底下。』

『波西亞半島！』凱恩喘氣地說。『這樣說來，我們是在磁北極底下！』

#### 四 一百個死人

『我知道，』沙龍說。『不過我始終不知道這是什麼一回事。』

凱恩並不出聲。歇了一會他才說，『我想要找到回答也並不難，只要跑到那不讓我們窺視的冰窟下，去仔細地探視一下就行了。既然現在沒有別的辦法，那末讓我馬上去走一遭罷！』

『喔，你不能去！』沙龍着急地說，同時拖住了他的手臂。一雙熱情的眼睛久久地盯住了凱恩的面孔。『如果他捉住了你，他一定要把你殺死的。在那裏似乎有着什麼東西，他用了整個生命來保衛着。』

『那還不是一樣麼？』凱恩堅決地說，『我以爲，我們久住在這裏，牠的危險程度是和跑進禁室去一樣的。不過我要你答應一句話，你現在且不要就走，等我探聽了明白，知

道卡梅隆如果真的有重大的陰謀，我們就一起離開這裏。」

沙龍的答語未了，凱恩早已大步地跑向冰窟的後室去了。他走着最狹隘而偏僻的通路，以避免卡梅隆及其助手的耳目。凡是他所經過的地方，牆壁上都發出柔和的光，好像是把某種燐光物質封住在冰裏而成的。

他通過了一個大轉彎，來到一個比從前所見小一倍的冰窟中。圓圓的冰壁射出冷氣，使人毛骨悚然。在這空曠的室中，靠一壁是個大木架，架子上放着各式各樣光亮的儀器。靠另一壁，是一排嗚嗚發聲的機器，其餘兩壁都開着複門。

凱恩把目光一掃，確定了室中沒有人，然後才大胆地溜了進去。他急忙忙走到放儀器的架子邊，大略一望，覺得其中大部分的儀器，都很陌生，他所認識的，只有幾隻壓力計 (Pressure gauge) 和流體速度測驗計 (Tachometer)。

在架子旁邊的壁上，嵌着一個毛玻璃的鏡框，框子的下面有一個紅色的電鈕。凱恩遲疑着，終於敵不過好奇心的驅使，他的手指不由自主地揪到這電鈕上去。

鏡框亮起來了。凱恩看見是一張詳細的地質圖。圖上繪着五彩的冰層、地層、石油礦脈，以及其他的地質情形。他靠近身子去，屏住氣息，仔細地端詳着圖中的內容。最後他才喘了一口氣。

圖中各處有小註——讀了這些小註，使這青年的科學家心裏忽然緊張起來，他聽見了自己脈搏跳動的聲音。這圖因為繪得非常清晰，所以他一看就懂。在這裏七英里以下，有一個地層，旁邊註着『磁鐵礦床』。他再往下面望去，見是一個石油鑛床。在這鑛床中的石油的水平面，是用一條可以移動的粗黑線表示着。還有許多細黑線，則表示以前的水平。凱恩由此讀出，在過去的六個月中，這鑛床中的石油，已從原來的一英里深而減少到最近的一百英尺了。

他的心像跑馬一般。他看到磁鐵礦床和油層間的地層是多少薄，而油層下面不遠地方就是一個無底大裂罅，凱恩立即縮回來愕然地說：『原來他是在玩磁的把戲，爲什麼我一直沒有想到呢！』

卡梅隆的全部計劃都記錄在這個地質圖裏。假使把磁鐵礦下面的石油全部抽出，只要稍經震動就可以使這兩英里厚的磁鐵礦都碎裂而墮落到地殼的空隙中，埋在地面約二十五英里的深處。要是他這地質勘查是不錯的話，那末磁針何以指南北這個老問題，就可以得到解決了。這樣巨大的磁鐵，照理推想起來，其磁力是應當可以遠及赤道的。並且由於同一理由，在磁南極，也似乎有着同樣的磁鐵礦床在吧？

凱恩敏捷地轉身來拔腳就跑。現在時機緊迫，再不容猶豫了。趁卡梅隆的毒計還沒有實現，他必須設法來阻止這不幸事件的發生。

他正走到禁室的中央時，突然收住了脚步。他望見冰底下有一幅慘酷的景象，使他心胆俱裂。

在他腳底的冰塊下面。他見到有無數面目完好的屍體！在微弱的螢光下面，可以看得非常清晰。痛楚，悲哀，凝固在他們的臉上。他們仰着頭，睜着眼，好像在望着凱恩。他們的口張大了，好像在哀呼求救的樣子。冰中的人數，當在百人以上，大多數人的手裏都拿着



斧頭鑿子等工具。這些全是哀思基摩人。

凱恩的恐怖還未回復，就聽見背後有腳步的聲音。有人在譏刺地說：『你對於這些屍體感得興趣嗎，凱恩先生？』

凱恩旋轉身來。『卡梅隆！』他愕然地說，接着就冒起火來：『你禁止我跑進這裏來，原來就是爲了這個緣故嗎！我知道你把哀思基摩人雇來建造冰窟，等到造成了以後，就在他們自己所掘的大坑中，用水來淹死他們，把他們凝結在冰裏。你這種惡毒的心腸，殘忍的行爲，是不能饒恕的！』

卡梅隆的面孔板得像假面具一樣。他的綠色的眼球幾乎已從眼窩裏突了出來，這是他唯一的表情。

『你很聰明。』他平了平氣。

『聰明——是的，我知道你在這裏所幹瘋狂的計劃！』凱恩說。『你是要把你所發現的大磁鐵礦床長埋在深深的地殼下面，使之失其作用。但是我不明白你用意何在？你

爲什麼要毀滅世界上所有的羅盤針？你爲什麼要使航行的人都失去了天然的嚮導？你不是發了瘋？

『這是因爲，』這位鋼鐵專家頓一頓口說，『我想弄一筆穩固的經常收入來挽回我過去的損失。自從我的卡氏鐵發明了以後，我原已掙得了一筆不小的收入，不幸這東西用久以後，牠的強大的導磁性逐漸消失，於是銷路漸窄，存貨大量地積聚了起來。我爲了要保持營業的信譽起見，就不得不答應從前的主顧們把買去的鐵送回來免費「加磁」。不料這麼一來，非但沒有把存貨推銷出去，反而支出了一筆不小的「加磁」費用，把我的積蓄全部化光了。可是現在我已發現了另一種鐵合金，牠有更强的磁性。現在我要藉此把我的損失收回來。不但收回損失，而且在我有生之日，我可以長期地得到一筆巨大的年金，因爲人們如果要我保持這個人造的磁北極，他們就理應給我報酬！』

『迴旋羅盤雖然不需利用地磁，可是電流偶然中斷，牠就失其效用。所以要航行有保險，我這人造磁北極是萬不能缺少的。老實告訴你，我這巨大的磁鐵，其磁性可以維持

一年，我並不是不能把牠製成正真的永久磁鐵，只因牠一經成爲永久磁鐵，我的報酬就沒有保障了。

『我這磁鐵的頑磁性 (Tendency) 是和溫度成正比例的，我只要把牠加熱到攝氏一千度以上，經徐徐冷卻後就立即成爲永久磁鐵了。我這永久磁鐵要比麥克啓本氏 (W. E. Mackibben) 用 Alnico 合金所製成的永久磁鐵 還要強幾百倍。』

『我不能相信你的話，』凱恩懷疑地說，『普通的磁鐵加熱到這種溫度時，磁性總是減少，甚至於完全失去。你的磁鐵總不能例外。』

『例外，』卡梅隆得意地說，『你這種理論還是十年前教科書上的話。老實說，磁學至今還是漆黑一團，無論是分子說，電子說，都不能滿意地解釋各種磁的現象。照磁性分子說的理論，凡磁性物質，都是由微小的磁分子所組成，然而此種分子何以具有磁性，卻誰也不能告訴我們。安培氏雖會唱分子電流說，可是自從電子學說出現了以後，誰都知道分子裏是不能有電流的。至於磁性的電子說，自然比分子說高明不少，牠用原子來代

替分子，於是安培氏的分子電流就有了着落，因為電子在原子內運行，即是電流，確可生成磁場。但是若說物質的磁性，僅屬於原子內部的原因，那末就有許多磁性現象無法說明。譬如合金的磁性，就與所含元素的原子無關。霍司拉氏（Hosler）發現某種錳銅鉛的合金，其磁性之強幾乎和鐵一樣，可是錳銅鉛的磁性卻都是很微弱的。又如鐵的磁性雖強，可是牠的化合物有的磁性極弱，有的甚至具有反磁性。試就鐳有放射性鎂鹽也有放射性的事實對比起來，就可知磁性的由來，決不是僅由於原子內部的原因了。

『就我現在所知，其另一原因實為物質中晶體構造內原子排列的狀態。溫度能影響於磁性，你是知道的，然而你沒有知道溫度影響於磁性的理由，是由於溫度能改變晶體的構造，卻並不是直接增減其磁性。譬如同一錳鋼，淬煉（即加高熱後急速冷卻）之錳鋼柔韌，易於展薄或延長而無磁性；如果加高熱後使之徐徐冷卻，則成爲硬而有磁性之錳鋼。這些話我實在用不到告訴你，尤其是關於我這永久磁鐵增加頑磁性的方法，應該保守祕密。只是你現在既然已沒有機會來告訴別人，我索性就讓你死個明白吧！』

卡梅隆這種侮辱的話，使凱恩怒火中燒，顧不得死活地衝過去扭住了就打，結果兩個人都滑倒在冰面上。凱恩力氣大，把卡梅隆壓在底下，拔拳猛擊，卡梅隆就掙扎着高聲大叫。

突然凱恩的後頸被什麼硬硬的東西打了一下。『你再打，我就開槍，』是維勒斯的聲音。

凱恩放了手，回轉頭來，見維勒斯聲勢汹汹地站在他的身旁。他就慢慢地站起身來。卡梅隆一經立定，他的慘白的臉色就完全泛紅了。『好大的胆量，』他厲聲說，『你已經看見過冰底下的哀思基摩人了，我將要使你按照樣經驗經驗，不我將要在你的鼻子裏插一根呼吸管通到外面來，讓你比哀思基摩人得到更多的經驗，辨辨這滋味是快樂還是苦痛。』他向維勒斯打了個招呼。『把他帶到地下室去。』

凱恩不及抵抗，早給維勒斯用手槍來逼着跑出門去。所謂『地下室，』實在只是地下的一个洞，上面用一塊大的冰來蓋着，這就是門。凱恩被維勒斯粗手粗脚地推了下去。

門就闔上了。他向四周略略一望，覺得無法逃出這個牢獄。牆壁很滑，不容易攀登到洞口。他失望地從厚厚的冰門中透視出去，隱約看見維勒斯向下望了望，就慢慢地走開了。

## 五 冰窟的炸裂

凱恩在這牢獄中只是乾着急。他深悔自己毫無把握地妄想破壞卡梅隆的陰謀。他太粗心了，他沒有切實地認識這工作的艱巨。現在只一不小心，就把自己無代價地輕輕陷入絕境，關在這冰冷的牢獄裏等死。

當凱恩在這冰獄裏胡思亂想的時候，卡梅隆和他的助手，卻正在計劃着把全世界的人都變成他的奴隸。凱恩雖然明知道卡梅隆的陰謀已經到了急轉直下的時期，但是他的心裏却還有一樁比這更耽心的事，那就是沙龍的運命。他的眼前顯現出沙龍的姣好的面容和那穿着皮裘的苗條的姿態，他想像沙龍也一定在替他着急，他似乎看見她的笑容消失了，她呆呆地在凝思着。

凱恩正在這樣想像時，獄頂的門突然開開了，他抬起頭來，看見了卡希爾和維勒斯。他們掛下一根繩子來，讓他爬上去。卡希爾板起了瘦瘦的臉孔，冷酷地說：『我們已經替你安排好後事了。卡梅隆覺得叫你一個人去死，不無有一點寂寞之感，所以他決定叫沙龍來陪着你！』

凱恩一聽見這話，心裏只是卜卜地發跳。他握緊了拳頭，恨恨地說：『大丈夫做了不怕，怕了不做，像你們這班惡棍，還要殺人滅口，簡直是鼠胆！』

維勒斯的巨掌，打斷了凱恩的話語：『我看你還是省下點氣力來預備去和冰塊決鬥罷！』

他們兩個人把凱恩押了去，仍舊回到裝有抽油機和大線圈的大廳裏。凱恩猛然覺得那抽油機已經停止工作了。他猜想這大概是由於油層中的石油已經抽盡。現在那原來的磁北極就可以長埋到地殼下面去了。卡梅隆站在大線圈的旁邊。他背後的牆上有隻黑色的箱子。沙龍站在他的附近，臉上表示出十分驚愕的樣子。

凱恩悄悄地挨近她身旁，突然握住了她的手。她向他點了點頭。他的冷了的心又溫暖起來，他的緊張的顏面又漸漸弛緩了。

卡梅隆大步走到他們的面前，臉上顯出一副勝利者的笑容。『只剩下一件小事情要做，』他笑着說。『我把這個開關揷一下，就什麼事都沒有了。現在我們的油管底下，已經放好了炸藥，只待我把電流通，那個作爲磁北極的磁鐵礦，就將與世長辭，深深地埋入地底下去了。』

凱恩望着他灰白的臉孔，冷酷的眼睛。『我警告你，』他說，『要是你真的這樣做，你就——』

『你沒有權利來下警告，』卡梅隆傲然地說。『照你所處的地位，是只合辯護的。可是你們倆現在連辯護也已經太遲了。因爲時間已迫，你們馬上就可以跟着你們所欣羨的哀斯基摩人去做同志了。』

沙龍眼看着凱恩。『什麼，——他說的話是什麼意思？』她問。



凱恩知道沙龍還給蒙在鼓裏，莫名其妙，便說：『沒有什麼，和我們毫無關係。即使他繼續實行他的計劃，也和我們毫不相干。卡梅隆，要是你不是發瘋的話，你應該仔細想想你的計劃究竟該不該做。』

『我想得夠了，』卡梅隆冷冷地說。『要不是我深思熟慮，我也不會化了一整年的時間來籌備我的計劃。』說着他走到釘在牆壁上的黑箱子邊，伸起手來，笑望着站在兩壁角的兩個助手，慢慢地把手指掀到開關上去。

凱恩頓足地大聲警告道：『你發瘋了！你要是真的掀下去，準會把這整個的冰窟都炸個粉碎。你不但害了我們，也害了自己！』

可是卡梅隆並沒有理睬他，依舊握着開關的擲刀在掀下去，終於他把電路接通，引燃了地底下的炸藥。他輕蔑地說：『說到地質學，我總比你知道得多一點，凱恩。這裏的冰層很厚，是決不會破裂的。』

冰窟裏寂然無聲，大家似乎都在等待着什麼，五人中沒有一人動了動身體。突然，從

堅固的地面，傳來了一種輕微的震顫的感覺。那大線圈也振動了，像是被擊的彈簧。接着牆壁和屋頂也似乎發出圻裂的聲音。

卡梅隆的臉慘白了，心裏沒有了主意。他的手離開了配電箱。他的眼睛望着別人，嘴裏却一句話也沒有說出口來。

冰窟簡直在搖動起來。從窟頂上落下微小的冰屑，在腳底下的冰塊上現出曲折的裂痕，顯然這幾里厚的冰層已經在碎裂了。整個的冰窟中發出一種可怕的圻裂聲，使人覺得毛骨悚然。

緊張的空氣突然打破。卡梅隆高聲地驚叫着，奔向大線圈邊，伸手環抱着，像要止住牠的震動似的。卡希爾和維勒斯也奔了過去，三個人像飛蛾撲火一樣，瘋瘋癲癲地東撞西突，手忙腳亂，着急的不得了。

凱恩轉向嚇呆了的沙龍，大聲地說：『這時不走，更待何時！』但是他的心裏仍然並不樂觀，這冰窟是已經在破裂了，他們能否來得及逃出這個陷阱，是一點也沒有把握的。

在大廳中的冰地上，介於凱恩沙龍和卡梅隆等三人之間，已經有一條白色的裂痕出現了，這裂痕漸漸增大，足有近十英尺的闊度。凱恩剛好站在裂痕的邊端，他向下望去，只覺深不見底，他一陣頭昏，險些兒掉了下去。於是他立即轉身來拉着沙龍的手。『快走罷！』他着急地說，『我們得趕緊奔到地道裏，否則就逃不出去了！』

他拉着沙龍纔走到門口。就聽見後面發出一個山崩地裂的巨聲。凱恩回頭一望，不由不心胆俱裂。那個大線圈，也就是那個所謂人造磁北極，已經陷了下去。卡梅隆等三人呆呆地望着那個大窟窿，心慌意亂，手足無措。他們想逃，却已經太遲了。他們到這時纔發覺橫在他們前面的十多尺闊的大裂痕，無法跳得過去。窟頂的冰塊已經有掉下來了，地面上已不再光滑如鏡，却到處是碎冰塊。卡梅隆走到裂痕的邊端，向下呆望。卡希爾和維勒斯也跟着過來，他們望見了這無底的深淵，都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一聲也不響。

凱恩看到了這悽楚的景象，心裏也十分難過。卡梅隆聳起了兩肩，彎着臂膀，抓着手，眼睛直射在這無底的裂縫裏。突然他舉步想走，可是他的脚已軟弱無力，身體一側，兩

脚一滑，就掉到這裂縫裏去了。

從這裂縫裏發出一陣尖銳的叫聲，聲震全窟。維勒斯和卡希爾自知絕望，就索性跟着向這裂縫裏一跳，自己結束了他們的生命。

凱恩看完了這幕慘劇，即忙挽着沙龍奔向地道中去，可是他們一跑出口，就有一個大冰塊掉下來落在他們剛才所站的地方。

凱恩不敢回頭來看個究竟，只是拖着沙龍向前跑，當他們剛跨上鐵梯時，又是天翻地覆的一聲巨響，那鐵梯就猛烈地振動，像活了一樣，從聲音的方向辨別起來，大概是那座抽油的機器又掉下去了。

他們手脚不停地爬到了鐵梯的頂邊。當沙龍把梯頂的門推開時，像錦屏般的北極光，就瀉注在他們的身上。凱恩跟着沙龍跳出了那個陷阱，安全地站在雪地上。各種的破裂的聲響差不多已經聽不清楚了，只有地面的微微的震動，才可以想像出地底下的劇變還在繼續進行。

凱恩向四處一望，首先注意到他們身旁的一個大雪堆。他一看就明白，這必定是沙龍所說暗藏乾糧的地方了。他回顧沙龍，卻見她正在唏噓地流淚。

凱恩撫着沙龍的肩頭，安慰地說：『現在危險已經過去，你不用再耽心了。我們有了這乾糧，儘夠趕到斯賓司灣去，至多只消兩天的工夫。』

歇了好久，沙龍才恢復了愁苦的心情，抬起頭來問道：『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想，他不是說過這冰窟是不會受影響的麼？』

『粗粗想來，原是不會受影響的，』凱恩說，『可是他卻忘記了一個重要的作用，磨擦。他沒有想到這個巨大的磁鐵礦掉下去時，不知要產生多少的磨擦熱，這磨擦熱足以使下層的冰塊熔解，同時也就足以使上層的冰塊破裂下陷。他這一點粗心，就把他幾年來處心積慮的大計劃全部毀滅了。但也幸虧他這粗心，使以後的航海家，飛行家不致永遠受他的壟斷。』

『你是說——』沙龍的臉上現出不信的神情，『你是說原來的那磁北極，並沒有

陷下去嗎？」

「原來的磁北極當然是陷下去了，現在已長埋在二十五英里的深處，對於我們人類已沒有什麼可以利用了。但是當我被卡梅隆囚禁之前，他卻告訴我，他的人工磁鐵只須加熱到攝氏一千度以上就可使之變成極強的永久磁鐵。現在他的人工磁鐵，就是你說用來蒸餾石油的那個東西，也已下陷了不少的路，在牠下陷時與冰塊的摩擦作用，準會把牠加熱到一千度以上！換句話說，這地磁現象經了瞬息的混亂以後，不久就可以恢復常態的。」

沙龍靜靜地聽着，沒有出聲。

可是凱恩卻又堆着笑臉，俏皮地說，「從我個人說來，照現在這樣的情境，就是叫我站這麼一輩子，也很甘心。只是氣候太冷，恐怕我們都要凍成冰像。所以我想，我們還是快些拔起腳來走罷，我們的路很長呢！」

沙龍聽得也笑了，她臉上的恐怖的雲霧，已經全部消褪。「結果，」她輕聲地說，「我

## 們的計劃卻反而實現了。」

- ① 北極星在地軸北極的延長線上，對於地球的相對位置歷久不變，故夜航時可藉以辨認方向。
- ② 即羅盤上記着三十二個方位的薄圓片。該片釘在羅盤針上，能隨船舶的改變方向而轉動，以指示航行的方向。
- ③ 一點即一個方位，占十一度十五分。
- ④ 磁針的附近若有鐵器存在，其所指的方向即有偏差。
- ⑤ 迴旋羅盤係利用物體的轉動慣性而成，凡新式軍艦商船中都應用牠。此種羅盤中有一個飛輪，此輪一經用電力急速轉動，其轉動軸的方向即永不變更，故可利用以指示方向。
- ⑥ 以太是一種假想的物質，並非實有。科學上認作藉以傳達電波的媒介物。
- ⑦ 在加拿大北，北極圈以內。
- ⑧ 在北極，半年照着陽光，半年不見陽光，所以不能像我們這裏的人可以晷日出與日沒來計算時日。
- ⑨ 這裏的線圈指螺線管，爲用導線繞成爲螺旋形的管。導線中通以電流能發生電磁場，其磁場的強度，與圈數和電流的強度成比例。

⑩ 磁力線透過物質難易的性質，叫做導磁性。凡物質之導磁性愈強，則將其置入磁場中，愈易磁化。

⑪ 導磁合金爲錄 (Pb-Sb) 與鐵之合金，其導磁性較 鐵約大三十倍。

⑫ 在加拿大北端，維多利亞島之東，爲磁北極所在地。

⑬ 地球磁極與地理的南北極並不一致。磁北極在波西半島之西側，爲一八三〇年頓露斯氏於探尋西北航路時所發現，其位置在北緯七十度五分十七秒，西經九十六度四十六分四十五秒。磁極的位置並非固定，常有小小的變動。阿孟曾在一九〇三年至〇五年的探檢中，測定磁北極的位置爲北緯七十度三十分，西經九十五度三十分較之七十年前露斯氏的測定移東一度十六分，移北二十五分。全體約向東北移動七十公里。至其變動的原因，至今未明。

⑭ 磁針何以指着南北極，通常都歸因於地磁。說地球本身就是一塊巨大的磁鐵。但是地磁從何而來，却至今沒有一個滿意的答案。由地球的磁力線的方向推測起來，其原因當在於地球的內部，而在地球表面及其附近的天然磁鐵，只能生些局部的效應罷了。不過地心的主要成分雖然也許是鐵，但是地心的溫度很高，照我們通常的經驗看來，高溫下的鐵是磁性極弱的，所以此說很可懷疑。由於磁極與地極的接近，有人以爲地磁也許與地球的自轉有關，因爲太陽也有磁性，而其磁軸與旋轉軸也有相似的關係，要



是這兩者的原因果真一樣，那就決不能歸因於天然磁鐵了。因為以太陽內部溫度之高，磁鐵是決不會存在的。現在一般部相信地球表面有電流存在，地磁就由此種電流所生。至於此處所述，只是故事的一種結構，並非南北磁極真有磁鐵鑛存在。在中世紀時，航海家確曾有過吸鐵山（Mountain of Lodestone）的恐怖，他們以為在什麼地方該有一個巨大的吸鐵山，凡鐵道的船隻行至附近，會被吸引，而撞個粉碎。一五〇八年 Johannes Ruysch 所繪的世界地圖上，且曾把他繪入北極附近。（Willy Ley 說見 Natural History, 1938）不過這種信仰已隨南北極探險家的實地勘測，而不攻自破了。頑磁性即物質阻礙磁化與保留磁性的性質。凡物質的頑磁性愈強，欲使其磁化固難，欲使其失去磁性亦不容易，如硬鋼是。

● 麥克啓本（W. E. MacKibben）為美國奇異電氣公司工程師，曾於一九三八年利用 Alnico（為鋁鎳鈷之合金）製成一世界上最強之永久磁鐵，此磁鐵重一〇八五克，其大小約如鉛筆端附裝橡皮之半，甚易舉起五磅重之烙鐵，約為其自身重量之一千五百倍。

● 鐵的磁性較強，故凡物質之磁性與鐵相似而其磁性又較強者，如鈷鎳等稱為鐵磁性。凡物質之磁力極為微弱，但其磁性與鐵相似者，曰順磁性（Paramagnetism），與鐵相反者，曰反磁性（Diamagnetism）。

凡反磁性物質，非但不能吸鉄，反與鉄相排斥。

● 凡各種金屬及合金，都由一羣很微小的晶體所合成。合金的磁性與晶體的構造有關的主張，可以參看

Andrade 所著的「自然的機構」商務有譯本。